

河橋頭

崔護



命

前

局

長

雅

正

一
九
〇
八
年
正
月
初
九
日





作者简介

徐宏慧，女，1957年12月生，江苏吴江人。高中毕业后插队务农，1980年洛社师范毕业，1988电大毕业，1989年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在市级以上公开发表散文诗、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戏剧小品等二十余万字，并多次获奖，已完稿一本报告文学集子，《河桥头》是本人第二本文学集。现在供职于吴江市委宣传部。

真情做人，深情做文

——读徐宏慧的散文集

(代序)

吕锦华

去年我和宏慧去江西走了一圈，晚上空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谈文学谈生活，谈得十分投机，常常夜已深了，我们还毫无倦意。——其实我认识宏慧的时间并不长，但她真诚热情的待人，还有那随和淡泊的性格，使我们很快一见如故。

宏慧对文学似乎有一种很好的天赋，她走上这条路的时候，年龄也是不轻了，但她进步很快，这几年不断看到她的作品在各种刊物报纸上发表，而她的生活又似乎特别丰富多彩，许多的小事情都会被她一一捕捉获得，她在这块生活的土壤里不断寻找挖掘汲取，并将以往的日子所有的经历进行筛选，为她现在的创作提炼营养，于是，她便源源不断地有东西问世了。

日前宏慧送来她的第一本散文集书稿，里面的作品，有的我已在报刊上读到过了，有的还是第一次看到，我发现，她无论是写散文还是报告文学，对生活都有一种精到细致的观察，都有一种充满智慧充满机智的提炼，加上她的文笔也似乎显得非常老辣，因而许多文章都让人一气读成回味无穷，这在女性作者中似乎也是不多见的。

比如她在《结婚照》一文中这样写道：“十多年前，我和已经登记准备结婚的丈夫站在上海鼎鼎有名的王开照相馆柜台前，一番摩擦。我要照一张身穿礼服的结婚照，身为教师的丈夫执意不肯穿西服和我合影。我那些已婚的同学大多拥有一张很漂亮很风光的礼服照，我想我们如果照一张，别人绝不会把我们当做世间稀有动物看待。再说，我也朝思暮想很久了。未料一向‘俯首称臣’的丈夫却昂起了高贵的头再不肯‘称臣’，让我品尝了‘好人发良劲’的滋味。当时我感到彻骨彻心的寒，真想和这位‘老顽固’就此‘拜拜’。”——围绕一张结婚照，作者拉开了序幕，作为一个女人，希望拥有一张礼服照，这种心态很正常，而作为一个男人，不想这么很累的活着，这种心情同样无可指责，因而尽管产生了矛盾，但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后来的生活，作者随即写

道：“其实，我们婚后的生活十分和谐，惟独念及这张残缺的结婚照，我心存芥蒂，常常借题和他呕气，他仍是一番无所谓，被我逼急了，才说：‘当时思想不开放，现在补拍一百张，我都奉陪。’”可是，等到丈夫思想开放了，结婚照又不能拍了，为啥？请看下文：“婚后我一生孩子，体重一下子比婚前增加了20多公斤，自觉形象臃肿不忍目睹，也不再存此奢望了，只是想让做丈夫的为当时之举后悔罢了。”——如果文章写到这里，也就很一般化了，宏慧的高明之举是在结尾：“前不久看望离了婚同学，见她那张光彩照人的结婚照，因为离异而被撕得粉碎，成了废纸，心生悲凉，回头想想丈夫的那句话‘没有照，把各自美好的形象留在心灵的深处，不是更好吗！’看来，生活中远比留住一张有形的照更重要的东西在……”读到这里，让人真是浮想联翩拍案叫好，一张结婚照，给人的却远远不止这些呐。

宏慧写得好的，还有许多随笔，比如她在《快乐就是财富》一文中写道：“追求快乐的人生，是自然的人生，真实的人生，强者的人生，每个人都愿意拥有，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轻而易举地得到。快乐使生活充满爱和美，充满阳光和生机……”她随即举了两个例子，一个

是事业上成功、但生活上是弱者的女性，她尽管在国内外获得过多次优秀论文著作奖，但她一直走不出个人生活的阴影，一直不快乐无笑容，她想用负重的工作来填补心中的空虚和痛苦，结果事与愿违，患了精神障碍疲劳症，最终自寻短见。而另一位男子则没有被不幸生活所压垮，尽管爱妻动过大刀老母病重，但他抓住快乐不放，妙语解颐幽默诙谐，他同样出成果，而且成果颇丰，但他又获得了一个充实的人生。宏慧由此想告诉人们：“在任何环境中适应和调节自己，使人胸怀博大、气度恢宏，心情舒展坦荡，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在重压中充当勇敢者，在逆境中充当自信者，在艰苦中充当奋发者……人有感情，会哭也会笑，但笑比哭好，有些地方把笑引来治病，大获成功，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有句古话‘笑一笑，十年少’，正是健身防病的一大法宝。生活不尽如意，人人都会碰到，重要的是要使自己尽快在痛苦中解脱出来，面对现实，战胜痛苦。快乐是向生活索取来的，生活无意随便地赐予……，快乐的总设计师是我们自己。”——读到这里，又让人不能不为宏慧的一片善良之心而感动，她娓娓叙来，只是希望通过她的文章能有更多的人拥有快乐，希望世界一片光明，文章是写给读者看的，文章又在与读者

的交流中产生它的一种影响，这种影响有大有小，全由作者的功力所至，我并不是说宏慧的文章已经到了怎样的一个高度，而是，至少，我们可以从中读出作者的一片深情来。

宏慧的书稿由六辑组成，其中第四辑以散文诗等为主，这些精短优美飘逸隽永的短章，充满了诗情画意也凝结了她对生活的思考，同样让人非常喜欢。比如《和平鸽》一文：“周身涌动着一股激情，载着主人倡导和平的向往，翱翔于广袤的原野。世界还有无数未解困境的难民——对你翘首相望。回忆五十年前的往事，叫人痛断肝肠，一场人类自己制造的灾难，使冢墓之中阴魂不散，个别人为满足恶性膨胀的毒欲，想把你连同千古遗恨一起埋葬。不绝的你，在世人的仰目中代代衍生，阳光为你导航，主人给你灵魂。”读来很是让人浮想翩翩；而在《摄影册》中，她又这样写道：“躺在摄影册里的，是30余个春夏秋冬的一瞬间，一个个一瞬间连接起来，便成了一条长长的生活轨迹。童年，掉了牙的稚笑里，隐含着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甜蜜；少年，乐陶陶的微笑里，裹着机智聪慧活泼向上的追求；青年，灿若朝霞的微笑里，洋溢着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信心……时光无拘无束轻轻流逝，逮不住也抓不牢，只有通过这一瞬间的曝光，才能真真

实实留下美的现实爱的情怀……珍惜生命的每一瞬间，每一瞬间就成为永恒的美丽；热爱生活的每一角度，每一角度都会绽开生活的红玫瑰。”——宏慧除了文学创作还热爱摄影，常见她身上挂着个相机从这儿奔到那儿、又从那儿奔到这儿，来回抓拍镜头，摄影与文学是她非常投入的两个天地，她在摄影中注入了她对文学的思考，又在文学中讲述着她在摄影时的故事，这两个天地，使宏慧如鱼得水拥有了比其他作者更多的优势，也为宏慧在今后漫长的人生路上走下去，更多了一份生活的馈赠。

宏慧还是个文学上的多面手，她不仅写散文写散文诗写报告文学，还写小说、小小说，第三辑是她小小说的一个专辑，读了后觉得这些短小精致的故事，真是一种智慧的结晶，也是宏慧平时仔细观察生活的结果。宏慧作文最大的特点是不矫揉做作，她的散文质朴明理，她的散文诗隽永飘逸，而她的小小说，则单刀直入快人快语，让人想起挤干了水分的苏南话梅，含在嘴里回味无穷。

当然，作为一个文学和摄影工作者，宏慧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且充满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即使你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后，你还要不断超越自己不断为读者拿出你的新作来，这条路似乎永无止境且和别的艺术门类不

同，比如画家可以重复画一只虎，比如歌唱家可以重复唱一首歌，但作家不能，作家的每一篇文章都不能相同，——好在宏慧有一个非常好的性格，这个性格对她深入生活与各种人交往非常有利，作家不能自命清高，更不能将自己封闭在家里，纷繁多彩的生活是我们创作的惟一源泉，值此宏慧小书出版之际，我向她表示祝贺，同时，也与她一起共勉：但愿我们的艺术之树常青。

目 录

真情做人，深情做文

——读徐宏慧的散文集（代序）

..... 吕锦华

第一辑

- 结婚照 (3)
- 丈夫爱集邮 (5)
- 祝词 (8)
- 曲折 (10)
- 贵人相助 (12)
- 学摄影 (14)
- 那只龟 (16)

抓麻雀·····	(20)
我不减肥·····	(24)
疯子和傻子·····	(26)
相声磁带·····	(28)
拜佛·····	(30)
解脱·····	(31)
近视眼·····	(34)
快乐是财富·····	(36)
太阳升起之前·····	(39)
朋友要来了·····	(41)
伯父伯母走了·····	(43)

第二辑

感谢信任·····	(47)
我在家中听徐虎·····	(50)
家里人出门·····	(52)
情系月季花·····	(54)
河桥头·····	(57)
小河悠悠·····	(59)

一张照片	(62)
一代又一代	(64)
衣着是艺术	(67)
老 Z 的梦	(71)
目光	(74)
我有个姑母	(77)
名号的经历	(79)
母校的竹子	(82)
送雨披	(84)
缅怀母校	(87)
同学	(89)
留住今宵	(91)

第三辑

童魂	(97)
救谁	(99)
路	(101)
废坞头·宝坞头	(104)
人事科长的办公室 ...	(107)

找自我	(109)
吃梨	(112)
卖废品	(114)
报酬	(116)
可怜的一对	(118)
消火	(119)
事故见报后	(122)
开会之前	(125)
稿子	(129)
画师择婿	(131)

第四辑

绿色的赞歌·路警	(137)
和平鸽	(139)
开发区	(140)
梧桐树·城市新建筑	
.....	(142)
新年·爆竹	(144)
根·春雨·水仙花	(146)

向日葵·石榴花·茶叶·水泥	(148)
桥·给老师	(150)
书包·风筝	(152)
阳台	(154)
摄影册	(155)
腊梅	(156)
街心公园·思鲈石	(157)
人生偶得	(159)

第五辑

礼貌也是美化生活 ...	(163)
灵魂的大洗礼	(166)
夕阳无限好	(169)
初生牛犊不畏虎? ...	(172)
文明与愚昧的击撞 ...	(174)
富贵病	(176)

第六辑

- “中国的蛋怎会无黄?” ……
…………… (181)
- 青春无悔 …… (185)
- “嘘云阁”人去阁空 ……
…………… (195)
- 水乡睡莲——同里 …… (201)
- 后记 …… (209)

第一辑

把握一定尺度，
全身心地投入人
生舞台之中……
摘自《疯子和傻子》

结 婚 照

一生中最美好的最辉煌的青春倩影没有给留住。怪丈夫！

十多年前，我和已经登记准备结婚的丈夫站在上海鼎鼎有名的王开照相馆柜台前，一番摩擦。我要照一张身穿礼服的结婚照，身为教师的丈夫执意不肯身穿西服和我合影。我那些已婚的同学大多拥有一张很漂亮很风光的礼服照，我想我们如果照一张，别人绝不会把我们当做世间稀有动物看待，再说我也朝思暮想了已久，待到将要来临之时，未料一向“俯首称臣”的丈夫却昂起了高贵的头再不肯“称臣”，让我品尝一下“好人发良劲”的滋味。当时，我感到彻骨彻心地寒，真想和这位“老顽固”就此“拜拜”。

丈夫作了让步，说是我穿礼服，他穿中山装。这不伦不类，不土不洋的，我赌气没有拍。那些服务员，也来帮我劝说丈夫，但毫无作用，我就此气呼呼地甩给他一句：“你会后悔一辈子。”

其实，我们婚后的生活十分和谐，惟独念

及这张残缺的婚礼照，我心存芥蒂，常常借题和他呕气。他仍是一番无所谓，被我逼急了，才说：“当时我思想不开放，现在补拍100张，我都奉陪。”真令我哭笑不得。拍照，对我来说，好像有什么预约，婚后我一生孩子，体重一下子比婚前增加了20多公斤，自觉形象臃肿，“不忍目睹”，也就不再存此奢望了，只是想让做丈夫的为当时之举“后悔”罢了。

戏剧小品《补拍结婚照》，我没看过，不知剧情。但我感到再“补”总带有无法弥补的遗憾，后悔当时没有将就着照一张，现在就可以少吃一些后悔药。

前不久，看望离了婚同学L，见她那张光彩照人的结婚照，因为离异而被她撕得粉碎，成了废纸，心生悲凉。

回头想想丈夫的那句话“没有照，把各自美好的形象留在心灵的深处，不是更好吗！”看来，生活中远比留住一张有形的照更重要的东西在……

丈夫爱集邮

还在谈恋爱时，他惟一给我炫耀的是他的集邮册，里面夹着很多花花绿绿的邮票，一整套一整套的内容，有的很有连贯性，就像欣赏连环画。丈夫是个集邮迷，侃起集邮来滔滔不绝，并且满面春风兴高采烈。在认识他之前，我还是个邮盲，对此一窍不通，收了信要紧的是看内容，不注意邮票，谁能想到还能够集起这么多邮票，看了他的邮册，才感到方寸之地包藏着若大的世界，其乐无穷！当然集邮过程中也凝聚着许多心血和汗水，体现一个人的毅力和追求。我也逐渐喜爱上了集邮，集邮就充当了我们之间的“月老”“红娘”，我们谈怎样集专题邮票？怎样“开口小挖掘深”？一旦投身下去可真是没完没了……我竟也全力以赴不遗余力帮助收集，那时我刚进机关当文书，“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也收集了很多邮票。

集邮是一种艺术享受，可集邮又像烦人的“第三者”，在我俩之间横插一杠，把美好的时光冲淡了。有次我突发奇想，他既然爱集邮，何不让他直抒其怀，写封信给我，他果然同

意，我翘首以待，信终于来了，贴了张新出的猪年生肖邮票，我急切地看信的内容，信很厚很硬，真让人窃喜，拆开来一看是一张硬邦邦的明信片，只是3个简练明快的字：祝快乐！回头责问他，他回答：“随便写写的，主要想要张信销票”，真让人啼笑皆非，如何“快乐”得起来？

人生总得有寄托，积极向上的寄托，有益于身体健康和工作学习。丈夫深醉于集邮，如同他找到了一个灵魂深处的一个避风港，开垦出精神生活中的一片花园地，所以我看他摆弄邮票时那种怡然自得、兴致勃勃的神情，大受感染，我甚至于发觉他总比我少烦恼，比我显得老成和稳重。我曾问他是不是得益于集邮，他笑而不答。婚后，我也渐渐地对自己的业余爱好锲而不舍，比如写作，比如摄影，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只要你有一件合理的事去做，你的生活就会显得特别美好。”我有时不得不求教于他，如一次，我要查女登山队员潘多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具体年份，他一听，自告奋勇帮我从邮册里查到，他还多次胜任了我的义务资料员。

儿子渐渐大了，儿子爱不爱集邮？儿子只要稍微表现出对集邮的关心，为父的就很愿意代劳，从办理邮卡、买邮票，甚至夹藏邮票，

这对父子一个愿意，一个省心，为父的算不算
对儿子的启蒙集邮？说不准！

祝 词

节日里收到亲朋好友的良好祝愿，对我来说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愉快。来电或来函，最后一句“祝你……”虽然仅是一个礼节或纯粹是客套话，不见得真是“一帆风顺”、“万事如意”、“永远年轻”或“永远健康”，但我想象对方下笔写这几个字或讲这几句话时，也是经过大脑的，里面包含了他对我的真情及对我的尊重，代表了他的一番好意和关心。

祝词有时候代表了某个人对生活观念的愿望和对你或多或少的一点了解。如祝你快乐或健康，也许快乐或健康对他来说甚为重要，所以他希望你也如此。做父母的每到节假日总愿意做这种“守株待兔”的事，翘首等待远方孩子飞来这句或这声祝福；热恋中的恋人更是对此“饥不择食”，丝毫不会顾虑今后的后遗症。

我的爱人很喜爱摆弄这些，逢年过节专门从家里寄些贺卡出去。他是个教师，贺卡的收支是平衡的，考大学后的学生寄给他的贺卡也不少，每回一拿到总是特别的愉快，举着一张贺卡要端详半天，仿佛要把每个字都当成营养

品生吃了。有时也对我说：“我给你也寄一张？”不管我如何干脆地拒绝，他则“我行我素”，仍旧往我办公室里寄。当贺卡翩然而至我办公桌上时，终于有一天被细心的同事发现，当众展览，虽然有些尴尬，但心里却是甜丝丝的。回家，他听了我的叙述后，从此把贺卡往家寄，家中的信箱我从不过问，关心的是他，所以寄贺卡的是他，收贺卡的还是他，只不过写上我的名字，如果他拿了贺卡不向我道一声，我也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呢。

一次和单位里的同事为了一点小事，闹了矛盾，乘人不备时，那同事的一封信飞至我桌上，我一愣，半天前的“火药味”好像还很浓，他要做什么？一拆开信看到在我的名字下端，清清楚楚写上了两个醒目的字“你好”，信末写上了“祝好”，不用再看内容就已明白十分。为了也表示一下自己的雅量，马上找个时间和他交了心，隔阂很快消除了。

祝词的作用有时候也真不能小看了它，一张小小的贺卡，一句轻轻的祝福，“礼轻情义重”让人感到无比的畅快。甜甜的祝词所以能博得人们的喜爱，它就像撒在生活中的味精，细细嚼起来，还真是鲜美无比……

曲 折

银行招干简章一贴出，如一石击水，激出层层涟漪。简章旁的人群圈在加厚加多，喋喋不休的议论波及街头巷尾。三天报名，第四天笔试，第五天口试随即公布录用名单，半个月内存检好并办理调动手续，如此速度，实是少见。

我鼓励弟弟去报名，三天内要复习半尺厚的资料，真让人发怵。

我历来不相信迷信，今日却背着弟弟请会算命的人占卜一卦，曰：曲折。我好笑，算命人就是圆滑，曲折何处不存在，等于没说。

三天如度三年，在 200 余报名者的角逐中，弟弟的笔试成绩跃居第 10 位，乌啦！初露锋芒，使人兴奋。

“别高兴得太早，你知道这次为什么要‘改革’用人？”有人附耳对我说。

“是因为上面急需用人，且重在实践经验，避免死记硬背么。”我答。

“那是官话，民话就是有人想要手脚，特别面试，更能出花招。”我的心一阵寒颤，感

到孤立无援。

接下来是面试，面试点布置森严，面试题各不相同，又是一个个见面的。我真担心弟弟接连着紧张与疲惫，会考好吗？弟弟面试后出来，回答我二个字：“还好！”看来只有等结果出来。真希望评判席上也有我。

12个录取名额公布，我顿觉冷水浇头。查看成绩栏，弟弟名列第13位。僧多粥少。落榜也在情理之中，可我想起别人的忠告，心里不由忿忿不平起来。

一个星期后，弟弟突然接到体检通知，说是体检中被淘汰了2名，他候补入选。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体检后，接到调令，想想录取过程曲折又兴奋，我买了糖果，分发四周。

吃到糖果者，自然一番恭贺，但先前附耳劝告者拍拍我肩膀：“看不出，你们的脚路还真粗，那有名单落下的，还会补上，今后也请帮帮忙。”

糖果含到嘴里，觉得很堵人，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真希望事实也会开金口。

贵人相助

胞弟终于在新单位谋到了一个很不错的职业。回想起当初他是何等紧张，他怕自己学历、经历、年龄等等方面敌不过别人。听说新单位要来人对原单位作一调查，他又想了很多很多，他怕前来对他调查的人，万一问到一位不放他走的领导或对他调任有所嫉妒的同事，回答他平时的表现时吞吞吐吐，口气暧昧，那前来调查的人一定对他有所想法了。这种考查和考试不同，后者只需用自己的脑，答出就行了；而前者是自己无能为力，力不从心的；虽然这种时候也有人削尖脑袋请客送礼到处托人美言几句，但万一弄巧成拙，给前来考查的人打听到，那就更糟了……这一切，简直令他乱了方寸坐立不安。

幸亏吉人自有天相，他的工作调动还算顺利。而且走马上任后，接替的工作又是一份让人眼热的美差，这时他才算松了一口气。后来，我们在一起聊天时，他感慨地说：这次真是贵人相助啊！

胞弟说的贵人自然指原先很不放心的领导

和同事，虽然无法知道这些领导和同事，在关键之时到底说了些什么，但从迹象看他们没有乱说胞弟的坏话，而对胞弟助了一臂之力，着实让胞弟感动了好一阵子，成了胞弟心目中十分感激的贵人。

有些人对人生前程疑惑不定时，喜欢到庙里求上一签，签上如是“上上大吉”，那必定告诉你，定有贵人相助，如我们信了签上说的，那贵人也并不神秘，贵人就在我们身边，和我们朝夕相处，只是我们有时并不能直接感觉到。这些贵人有意无意间说了好话说了真话，从而给人以决定成败得失的机会。贵人的一个最大特点是——真诚无私宽容热心。遇上贵人才真是幸运，但贵人的相遇又是靠每个人平时的功德积累。胞弟秉性忠厚老实，自然遇上贵人的机会也就多了。

学 摄 影

吴江市“94 金秋书市”的第一天，适逢星期日，书店内确是热闹，这里还在举办摄影抓拍，几位相识的摄影爱好者早已举起相机，灯光闪闪。初学摄影的我也拿出相机，对焦调光，迅速抓拍，并掏出纸笔作好记录。这时我才发觉胶卷记数才到2。相机是刚从单位专管相机的同事手中拿来的，估计同事装了卷新的，心中一阵愉悦，“这下能拍好多张！”

正想着，突见书店门口有位农村少妇，带着个刚到学龄期的儿童，正从自行车上解下刚买的新衣及食品，边上小男孩急不可待，拽着母亲往书店拉，我心中一阵狂喜，多好的题材，我架好相机，等待他们入镜。

“你干吗？”那少妇极警惕地竖眉问我。

“照像！”我极力平静地回答，掩饰内心的慌乱。从心中说，真想一走了之，但现在不行。

大约她从我脸上看出并没有什么歹意，才放心地追问：“你是啥人？”

我无法向她一言道清，于是指指书店，迅

速收起相机，离开这叫人尴尬的场地。

拍完整卷，自我感觉有好多张较为满意，得意地开始逐张对想象中的照片取名。

打开相机，想取胶卷，傻了，相机内空空如也，根本没有胶卷影子，一腔热忱化为泡影。事后责怪借我相机的同事，他又反过来怪我，争不出结果，说与其他人听，逗得大家一齐笑。

笑过后，细想，工作及生活中有些事就是如此，虽然前后上下有时甚为认真，但只要某个环节出点差错，就会功亏一篑，前功尽弃。

那 只 龟

几年前，我携带儿子去菜场买菜，在一水产堆前，儿子赖着不走，手指着小贩手中一只比手掌大一点的乌龟，嘴里“嗯、嗯……”，不用说儿子看中了它要买。乌龟的生命力极强，寿命极长，且营养价值又高，买回后吃它养它都可以，所以我也就买下了它。回来后，我征求儿子意见：是杀了，还是养？儿子很坚决：养着！

从此这只龟就在我们家里落户了。儿子很自然地联想起他从日本动画片《忍者神龟》中看来的龟的印象，所以还自说自话地说：“要是这只龟不是黑色的，是绿色的就好了！”我趁机逗他：“你不喜欢，就杀了！”儿子说：“不！黑色的也是好的。”儿子每天不厌其烦地蹲着看那只龟，看着看着，小脑袋中生出众多的“为什么？”如：“为什么日本人喜爱乌龟？中国人不喜爱呢？”我无法回答他这些问题。早就知道日本人十分宠爱它，把它视作吉祥的尤物，所以编的儿童教育动画片也是突出一只只活生生的、爱憎分明、勇敢善战的神龟形

象；中国人却没把它放在眼里，不仅如此，中国人还十分地憎恨它，把它与最愤怒的感情结合起来，“乌龟”、“绿乌龟”成了一句最难堪的奚落语，谁要是得了这个绰号，只能缩头缩脑、窝窝囊囊过日子。乌龟不知那辈子讨好了日本人，得罪了中国人，受到厚此薄彼的待遇。

到了儿子这一代，旧观念已经派不上用场了，他们对乌龟的认识就是普通的小生灵，真真实实的它。乌龟是个弱者，它面临强敌，并没有“神龟”那样的“善战”本领，只能把头缩进壳里，用以保身；平日里憨态可掬，瞪着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并不伤害人。小生灵全不理睬人类对它有何偏见，它走它的生活道路，一代代和人类一样繁衍生息。

儿子要饲养乌龟，其实每天正常的饲养任务就落在我身上。我并没有饲养它的经验，开始给它吃米粒，它不吃，后来给它肉屑，它一下子就吃完了，吃得很快，像是饿极了，以后我就经常喂些肉屑，大热天甃里的水一天下来就发臭，我得天天给它换水；大冷天怕水结冰，去掉水让它冬眠。三年后，我发觉它真正地发福了，硬壳四周鼓出一大圈胖乎乎的肉，和买来时完全两样。

我们家住在楼上，乌龟到我们家落户，尽

管我们对它倾注了怜悯的感情，但并不能给它造就适应的环境，像老式人家那样，能享有一大片潮湿的窖井地，自由地爬行；我们只能把它置在一鬃中，略加点水，这就是它惟一的领地。追求自由是动物的天性，乌龟在我们家不愁吃喝，待遇优厚，可它不领这份情，它并不满足它的处境，每天几十次地做着一种为渴望自由而奋斗的努力，我经常可以听到一种熟悉的响声：“喳……喳……喳”不用说它又在作攀壁而上的动作了，它下肢支撑着整个身躯，上肢向上攀沿，一个站立的姿势，好一会儿后，则人仰马翻，肚皮朝天跌倒鬃底，然后再挣扎好一会儿，才能在并不宽敞的鬃底翻过身来。它每天都在作好多次的努力，日复日、月复月，劳而无功、殚精竭力；我想若是人的话，早就领悟，或迂回、或将就、或找他径，可怜这小生灵就是执迷不悟……。儿子常动了恻隐之心，放它出了鬃，它一出鬃，常把自己的处境搞错，拼命地逃，我们的视线一移开，一会儿它就无影无踪，害得我和儿子一阵好找。为了它的安全，还是把它抓鬃中。

那只龟和我们一起生活了五年，第五年的开春，我想它冬眠该醒了，和往年一样，开盖加水，可是几天下来听不见它攀壁的声音，也不吃食，我觉得奇怪，抓出来看看，才知道它

一眠而不醒了。我不知它怎么会离开爱它的我们，是因为病？还是长期的精神折磨？如果是前者，我和儿子都很心痛；如果是后者，我和儿子也是一种精神释然——它结束了囚禁的生涯。

沧浪外书

抓麻雀

清晨带着儿子外出，见一只小麻雀，贴着地面飞，就追赶起来，麻雀抓到了，我在麻雀的腿上系了根绳，让麻雀亦步亦趋，儿子兴奋地牵着绳跟着跑着跳着，让我也感到无比地满足。

我对麻雀有一种特殊亲近感，小时候玩麻雀的情景油然而生……

我5岁那年寄养在姑母家，姑父是大户人家的子孙，有一幢很气派的古建筑，我一直无法考证姑母的话是否属实，据姑母说：在清朝时，姑父的祖上掘到了一瓮银子，然后开始经商发财之后就破土造房。房子造得很气派，屋里屋外门上壁上屋檐上都是砖雕木刻，这真的可以和我后来见到的一些古建筑相媲美。这所老房子成了麻雀、燕子、蝙蝠的家园，那时我如果想要玩麻雀，只要开个口，对我宠爱无比的姑父就会趁着天黑，手拿手电筒，找来竹梯，爬上屋檐去抓。据姑父说：他往麻雀窝里一照，窝里的大小麻雀除了“喳喳”叫外，都被照得动弹不得，任你抓由你挑。

麻雀是活的，和现在儿子玩的积木味道不同。每次抓得，我都充满希望地期待着把它养活养得听话，可是每次在我手中玩不了一二天，麻雀就一命呜呼了。后来我发觉：如果抓了大麻雀，很难养，它会绝食，喂它什么都不肯吃，一天玩下来，第二天已经硬邦邦了；如果抓到了小麻雀，倒能够活几天，喂它吃，它还能吃一点，不过顶多也是多活几天，不是逃了，就是死了，一点也训不服。麻雀总是麻雀，训服麻雀的奇迹在我是永远也实践不了，但存在这层幻觉总使我失去不了玩麻雀的兴致。

一次麻雀窝内麻雀叫得急糟糟，姑母惊呼：“蛇，蛇！”我循声望去，果真一条很大很大的蛇，身子穿插在雕花木刻的栋梁孔里，我拼命喊：“快打死它！”姑母训斥：“这是家蛇，不能打的”，我只好干瞪眼，看着蛇慢吞吞地蠕动。后来出现了几次这样的情况，蛇吃麻雀，麻雀喳喳乱叫，我爱莫能助。一次，蛇吃麻雀时，好多肉麻雀一齐掉下来，几只摔死了，有两只活的，我把它们抓起来，放在盒子里。我的生活内容一下子丰富了，有了饲养麻雀的差事，肉麻雀不会像老麻雀一样绝食，它俩不像老麻雀一样意识到自己受囚禁的地位，它俩逃脱“天敌”之口，天生需要爱抚，现在

我承担了，它们也就“乐不思蜀”了。只要有吃的引诱，它俩大挣着嘴，头随着饵食转，我很开心，就拼命地喂，结果，一只吃得太多，撑死了，另一只活着的也吃呆了，姑母对我说：“这样喂，要胀死的”。我听了姑母的话，不敢再喂，开着盒盖，观察活着的那只小麻雀，担心它再死，肉麻雀经过四五天后，已经长出了毛，已经开始像小麻雀了，它饿了一阵后，张着嘴随着我的手指头转，要吃食，吃不到食就“喳喳、喳喳、喳喳……”叫个不停。

奇迹出现了，一只大麻雀一直在我头顶盘旋，也喳喳叫，等我走开后，大麻雀居然接近了小麻雀，姑母拉着我，不让我接近，对我说：“这是妈妈找到孩子了。”我就惊奇地瞪眼看，麻雀也有母子亲情！等大麻雀飞走后，姑母找了只篮子，把小麻雀放在篮中，吊在屋檐下，并说：“大麻雀还会来的。”果然，大麻雀一次次地飞来了，每次大麻雀飞来都要警惕地四下张望一下，然后再接近竹篮。姑母说：“大麻雀在喂小麻雀了。”

几天后竹篮内没有了动静，姑母拿下竹篮，篮内剩下只空盒，盒内剩下点干鸟粪。我哭了。姑母说：“大了总得要飞的，不然它就只能等待死。”我就不哭了，心想只要它活着就好。二年后，我也像麻雀一样飞离了朝夕相

伴的姑母，也再没有尽情地玩弄过麻雀。经过那场文革，姑母家院那些雕梁画栋也被砍得不像样子。不知后来还能不能再成为麻雀的乐园？

想着，我就把故事讲给儿子听。儿子听后问我：“麻雀是益虫？还是害虫？”我想起大约50年代，同样这个问题曾摆在中国最高层领导人的案头上定夺，后来在许多调查事实面前，麻雀才没有像过街的老鼠一样人人喊打。现在要我回答，我只能说：“麻雀应该和人类共存的……只是现在的麻雀越来越稀少了。”

我转身离开儿子，等我再次找到儿子时，儿子两手空空。我问：“麻雀逃了？”儿子说：“不，我放了它”。“为什么，不喜欢？”现在抓麻雀的机会可是不多也不容易。他仰着头对我说：“妈妈，喜欢，不过放了它，才能让它活着！”我听了儿子的话，心头一热，儿子那年也是5岁。

我不减肥

自打我怀孕后，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饭桶”，一大碗的饭下去，不知吃到那个角落里……整天食欲很旺，不久腰越来越粗。别人都以为我的儿子越来越大。可是我的儿子生下来只有3公斤。照我的体形来说，儿子不算大。

儿子出生后，我的体形却没有缩小多少。和怀孕前判若两人，一下子增加了20多公斤，自觉一副臃肿体态，不敢入照。在一般婀娜妩媚、仪态万方的苗条少妇面前，自渐形秽。

不知多少好心人劝我减肥。我开始是无动于衷，后来经不起别人的劝说，也下了减肥的决心。

首先进行嘴巴“革命”，尽量少吃高脂肪、高能量的食物，但是这个革命对我来说是进行不到底的，坚持一天二天倒是可以的，三天四天坚持就困难了，面对满桌的美菜佳肴诱惑，曾设想在家搞个“一桌二制”，也均告失败。这时候，我想起了那些吃斋饭的老太和一些和尚，作为凡人他们能够耐得住，也足让人敬服他们的毅力和信念了。

后来是运动减肥。有一体校的老师一心想抓我这个典型，可我是个“捧不上的刘阿斗”，坚持数天，嫌运动量大，就逃脱了。不过减肥意识没有减，运动我是一直坚持的，只是减肥效果并不理想，10分钟的运动量，反而使我食欲大增，腰围不见减小反而在增加，连事半功半都称不上。运动后一停下来我就不舒服，所以我还每天一直坚持着锻炼，我再辅之以喝减肥茶、系降脂带……。当一切都觉得对我无效后，对镜自怜，看来我是生来这个模样。丈夫听了笑笑“你减肥是为谁？自己的身体自己又看不见，何苦呢！”

是啊。为谁？生活中胖也是允许存在的，生活中胖和瘦也是相互点缀、互相依照的，没有胖的反衬，何觉瘦的袅袅婷婷；反过来没有瘦的映衬，又何觉胖的雍容华贵。

我让丈夫的理论一引导一武装，本来就不大坚决的减肥决心，从此就泡汤了。

疯子和傻子

我生来比较喜欢看戏看电影，又比较容易流泪，看到伤心或感动处，鼻子一酸，泪珠断了线似地往下流。

有人说：“演戏是疯子，看戏是傻子。”说这话的人一定是站得很远，冷冷地观察。如果他也走进剧院，走进剧情之中，他一定也会动起真情，也会同舞台人物同悲同欢，同哭同笑，这也是舞台上下从古到今疯子和傻子经久不衰的原因。现在的人做傻子条件也优越了，天天能够坐在家里或焐在被子里看电视，天天能够享受着做傻子的滋味。有些电视连续剧真把人胃口吊得高高的，白天想起来，也恨不得连续剧立即就开始。疯子不疯，傻子不傻，这道理大家最清楚。如果演戏者真是疯子，该哭不哭，该笑不笑；台下不溜号仍旧端坐着，一定是真的傻子。假疯子和假傻子执迷不悟地结合在一起，才使一幕幕戏剧更为精彩动人。

我们每个人都在人生的舞台上不知不觉地做着演戏的疯子，如果有谁把人生舞台看透了，不愿意认认真真地继续演下去，那么他活

在人世也就少了滋味。所谓“看破红尘”也就是把人生的这一幕戏看得太透了，就像舞台上太清醒的演员，不愿意走进戏中的角色，把好好的一台戏给演砸了，我以为“红尘”还是不要看得太透，如果说不看透属太幼稚，不行！那么看得太透太老辣，也是不好；把握一定的尺度，全身心地投入人生舞台之中，把人生的每一幕戏演好，串起来，也就演好了整个人生的一台戏。

相声磁带

儿子12岁，迷上了相声，我每次出远差，如征求他想买什么？他总是说：“帮我买几盒相声磁带”，除此之外的其它东西，他都不在乎。出差在外想念儿子，首先得想着满足儿子的要求，不管多累，也要上街去帮助他选购相声磁带。往往越是想买的東西，越是难买，磁带的摊位上，相声磁带不容易买。几年前特别的少，最近二三年慢慢的多起来。遇上了，我只能不惜钱的买，磁带一多，我这个采购员也常常出差错，买了重复。而这时得到儿子的鼓励：“不要紧的，多了就多了。”幸亏几盒磁带我还负担得起，不然怎经受得了儿子的鼓励。

买回的磁带儿子听得认真，独自“咯、咯、咯……”地笑个不停，一遍二遍三遍……儿子听得滚瓜烂熟，也能仿照着说几句，即使这样，听每遍他仍旧会笑。姜昆和唐杰忠的《虎口遐想》，被一亲友借去，不小心抹去一段，归回后，儿子既然知道这一段抹去了什么内容，每当说到这段空白，他就跟着补说完全，逗得我跟着笑，儿子更是常常笑得手舞足

蹈，前仰后合，他的笑声在我听起来好比一支歌唱童年的乐曲，天真欢快得像一道清澈的瀑布从噪子里喷腾而出……

相声艺术是优秀的民族曲艺，创造这种艺术的人真是伟大，他们把苦思冥想留给自己，把欢乐的笑声留给大众，经历了多少年后，这门艺术还是经久不衰，博得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喜爱，就连洋人“大山”也会迷上中国的相声，别说中国人自己。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笑还具有促进血液循环祛病强身之功效。就拿我来说沉浸于书本的时间长了，从疲惫中抬起头来，和儿子一起听一听相声，哈哈一笑，放松一下，可真是一种享受。

相声是种幽默，幽默产生了笑，笑的力量虽不能叫人从矮变高、从胖变瘦，也不能让人由穷变富、富了再富，但它能使你由悲转喜，由累转轻松，它能给你力量，给你有趣，给你宽容，给你调节情绪……

相声磁带是现代科技与传统艺术的结合的产物，它把笑料贮藏起来，随时随地随意可取，真希望生活在笑声中延续出幸福美好甜蜜……

／沧／浪／外／／

拜 佛

外出旅游，走进庙宇，见众人皆烧香拜佛，很是虔诚。不由想起近来听到的一则消息：某地一农妇，身体长期不适，去拜了菩萨求了签，签上回答云山雾罩般地迷糊，再求人解释，解释人妄说菩萨命她杀生祛病，农妇信以为真，当真投毒杀了人，结果连自己的性命也没保住。看来菩萨也不是随便可拜，随便可信的；世人受灾受难，如果菩萨有灵，也只能给你勇气给你信心，或让你看到自己战胜困难和逆境的有利条件，用良好的心理因素解释种种“奇怪现象”，而最终拯救自己的还是靠自己的头脑，自己的双手。

我们这一代人，大约是特殊年代所致，菩萨对我们宠爱太少，我们对菩萨的偏爱也不多。只要能够做到是非分明，与人为善，菩萨想来也会欣赏保佑。好心肠的菩萨不管拜与不拜，他都会竭力保护众生。当然拜一拜求得心灵慰藉也是无妨。

解 脱

一天，路上遇上一位新近离婚的同窗好友，匆忙中她相约我节日里去她家。她瘦了好多，她解释最近住了一个月的医院，想象中离婚对她的精神压力一定很大，早听说曾是她的那位升了官又发了财，小家庭过得不错，现在平白无故又弃她而去，真是令人可气又可恨。

节日里我去了她家，家里剩下母子两人显得格外孤单冷清，我行前搜肠刮肚编了一些劝慰的话，一见面才知我的顾虑是多余的，她已恢复了平静，她说她想通了：与其每天受精神折磨，还不如想象过去的那个他意外死亡，现在的他已经不是过去的了。交谈中她有说有笑地提到他，仿佛这事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离她很远。她又告诉我：他新近又要结婚了，是和那位肚子已很大了的第三者，我知道不是第三者逼迫，她和他也许离不了，我对第三者少不得吐些微词，她说不能怪第三者，只能怪他。这时电话铃响，她示意我别作声，她拿起电话，对着电话一番怒骂，原来是他的来电，听说经常这样，来电有事没事，叫声前妻名，听

几声前妻骂，怪怪的，说他对前妻还有些留恋，那离婚是他硬提出来的，说他对前妻没有什么留恋，那他为啥还经常来电，人真是越来越难捉摸。这其中的奥妙，也许只有当事人清楚。

不管怎样，对她来说，离婚并不是一件轻松事。她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自己跳出痛苦的深渊，这样的女性是不容易。情感上的创伤是要运用自己的智慧去医治的，而医治这种创伤的对症之药，就是先建立起自己的自强和自信，然后用最大的努力把这种烦恼从记忆的心田里连根拔掉，反过来时时放任自己追念已经失去的，徒劳无功的一味去惋惜去痛苦，那只能使伤口愈开愈大。

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很欣赏她的这句话：“那个他意外死亡！”也许这是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但对她来说这确实是一种很好的解脱，他对她的情谊已经不存在了，他对她已经很遥远，她必须面对现实，从自己的不幸中解脱出来，放弃他。走出可怕的死胡同里，其实她的周围世界还是很广的，同学同事朋友亲友……这世界并不因为她的不幸，而停止活动，世界上还有很多光明平坦的大道好行走。

当她决心离开这条死胡同，走向更为广阔

的天地之后，她将不再害怕回顾，不再害怕提及他，更不怕幽魂似地经常来捣乱，她以为她的那点不幸已化为灰烬，被她远远地抛在后面了。

交谈中，我真是佩服她的那点开拓和潇洒，没有他地球照样转。

近 视 眼

记得有这么一则小幽默：

甲：世界上什么最大？

乙：眼皮！

甲：为何？

乙：因为眼皮一盖整个世界全掩没了，眼皮一撩，世界便显现。

幽默总是幽默，但倒也使人在悠悠一笑中，体会出眼睛对沟通世界所起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一个健全的人，可以说除了睡眠外，无时无刻不在充分借用这台天然“摄像机”，向大脑反馈各种各样的信息。我们每个人都会懂得保护眼睛的重要，但不都能保护好。

我在读高中时，眼力用得太过不当，患了近视，从此终身相伴。

开始时我不肯戴眼镜，但近视眼给我带来诸多的不便与尴尬：如走在路上遇上熟人，我却“熟视无睹”或“目中无人”，特别是遇上熟人长者主动与我打招呼，我木然的不识抬举的表情，令他们不快。

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曾想给熟人或长者留个

好印象，老远看到熟悉模样的人，就不顾一切地招呼起来，可有好多次，我只能把那笑僵持在脸上，因为我认错了人，遇上和善的，回报我个友善谅解的笑；遇上冷漠的，弹我个白眼，让我够一阵难堪。也有例外，让我感动的，一次我见前面有位小姐，像单位里的小张，就不顾一切地追上去，一边追，一边还大声喊，也许那小姐真姓张，她回过头来等我，一边还招呼我，走近一看，双方都不相识，但她仍保持着微笑，还和我“将错就错”互道再见。

近视眼凑在一起，诉说生活中的种种不便，一次有位朋友安慰说：“近视眼比色盲好，我的那口子，患了色盲，让他帮我母亲买件黑色的衣料回来，他买了块红色的，嘴上还说‘是黑色的’。”我们都笑了，看来眼疾中近视眼是最轻的了。

近视眼可以戴眼镜，现在的眼镜做得越来越漂亮，成了一种人们喜爱的装饰。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感谢眼镜片解决了“窗户”与“心灵”间“误点误时”出的偏差。

我也终于配戴眼镜了。

快乐是财富

追求快乐的人生，是自然的人生，真实的人生，强者的人生。每个人都愿意拥有，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轻而易举地得到。

快乐使生活充满爱和美，充满阳光和生机；反之残缺阴晦暗淡。

我曾遇到这么一位女高级工程师，我曾对她极崇拜。她学业上自强不息，在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工作，撰写和翻译了大量论文，懂五国的文字，在国内外获过多次优秀论文著作奖，作为女同志，事业的成功是引以为豪的。可是她给自己的生活蒙上了两面色彩，一面是光亮的，一面是灰暗的。她的婚姻生活极不幸，婚后不久就离了婚，带了不满周岁的儿子相依为命，她性格内向，整天无笑容，又不善交谈，始终走不出痛苦的深渊。生活被她咀嚼得太苦太累太乏味，她想用负重的工作量来填补心灵的空虚和痛苦。结果事与愿违，患了精神障碍疲劳症，头痛难忍，精神负重太大，生活无望，最终自寻短见。在她的追悼会上，我只能对她深表怜悯，她是事业上的强者，生活上的

弱者，她最终被忧郁的生活所压垮。

我也遇上这么一位亲戚，他妙语解颐，轻妙诙谐，确使生活轻松快活富有情趣，并以此影响他的同事及家人，他同样出成果，而且成果也颇丰，他在单位是机械工程师、业务骨干；他的业余时间还钻研建筑设计；他从小爱字、画，他的字、画又频频得奖；他又乐于当家庭“伙夫”、家庭维修工；人们盛赞他“做一样像一样”，生命和时间对他太宝贵、太丰富、太多彩、太殷实充裕。事实上他也有不幸和烦恼，如爱妻动过大刀、老母病重等等，但他生性活泼抓住快乐不放，能自己把自己从悲哀的泥潭中解脱出来。

快乐有性格决定的一面，但也不完全拘于性格，还在于每个人从不同角度发掘寻找，在任何环境中适应和调节自己，使人胸怀博大、气度恢宏、心情舒展、坦荡，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在重压中充当勇敢者，在逆境中充当自信者，在艰苦中充当奋发者……

人有感情，会哭也会笑，但笑比哭好，有些地方把笑引来治病驱魔，大获成功，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有句古话“笑一笑，十年少”，正是健身防病的一大法宝。生活不尽如意，人人都会碰到，重要的是要使自己尽快在痛苦沮丧中解脱抗争出来，面对现实，战胜痛苦。

快乐是向生活索取来的，生活无意随便地
赐予，虽然也有，但极少，快乐的总设计师是
我们自己。

太阳升起之前

那日应约，一大早我背了相机去某地拍一做香功的场面，赶到那里，场地上已挤满了二三百人，其中好些人都是熟识的，我的父亲也在里面，想起来这些人也和我父亲一样，数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了。我照了几张像后，离开了。

一路回家去，看到绿荫场地、公园里到处都是早起运动锻炼的人，人们身穿轻装便服，有的在跑步、有的在打拳、有的在舞剑、有的在做气功等等，我站在一群随音乐翩翩起舞的人前面，看着他们十分投入地在跳舞，动作优美轻松自然，每一个人都好像把年龄打了个对折……

我的心情也随之兴高采烈。

现代人生活进取心强，对健康的认识也普遍提高了，这是社会又一大可喜的进步，温饱解决后，在奔小康的路上，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即便拥有万贯家产，没有健康的身体，又有什么用呢？

健康才是每个人最宝贵的财富。现在越来

越多的人加入早晨锻炼的队伍，早锻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益处，就说我父亲，几年前腿上长了一个血肉模糊的瘤，我们几次动员他去开掉，他不肯，后来他加入了做香功的队伍，几年下来，腿上的瘤销声匿迹了，我不是亲眼所见，恐怕难以相信，这多年来我也不断听到父母给我讲起一个个复康的事例，怪不得这么多“善男信女”能够在每天太阳升起之前积极主动地参与进这种环境中去……

太阳升起来之前的世界，让人营造得妙不可言。我举起了相机……

朋友要来了

“叮零零……”电话响。我拿起电话，一个熟悉的声音——丈夫的朋友：“喂，好久没来玩了，有空吗？我来了。”我说：“他在家，不过……”。“怎么，有事？”我说：“不，家里太乱了！”电话那头回答：“不要紧，我不是来检查卫生的……，10分钟后见。”

放下电话，回头通知正在复习功课准备迎接一次考试的丈夫，今天是星期天，他在外上课；我也在外忙乎；家里只有个到处“摆战场”的儿子，加上平时的堆积。让人进来一看这场面，自觉汗颜。

因此，两人四目一对，决定尽快收拾“战场”，尽管朋友还有10分钟要到，两人一齐动手，10分钟变20分钟。于是我急忙整理凌乱的客厅，这里到处是我平时随手放的书和手稿；还有儿子的书和他堆积的围棋和象棋子等等，一家人好像都那么忙忙碌碌的，眼前这块领地常常只有摆开的空闲，缺少收拾的空闲。吃好晚饭的碗筷还堆在桌上没有收拾，急急忙忙洗刷，急急忙忙擦桌子：“对了，快烧点开

水”，蹲在下面低头在擦地砖的丈夫，嘴里还在指挥我。地面又有几天没擦了，过了一个星期天尤其显得脏，他站起蹲下，几个回合，已经气喘吁吁。

听见朋友上楼的脚步声了，丈夫连忙起身，丢了抹布，开门。

朋友进来，看着丈夫气喘如牛样，急问：“怎么？”

丈夫老实相告：“知道你来，我们两个人连忙整理一下，还没有缓过气来。”

朋友笑笑，说“我们家也是这样。”朋友显得一付无所谓样。

等朋友走了，我说：“幸亏我们家很少有人上门”。丈夫说“我倒希望天天有人来。”“为什么？”“可以天天如此打扫，天天如此整洁了。”

伯父伯母走了

79岁的乡村教师老伯伯也走了，几个月前，他来信说：“现在经济可以了，就是一个人太孤单，小辈们都忙自己的，隔了一代，感情投入总是有限。”父亲去看了他一趟，回来时有种心有余而力不足，以及鞭长莫及之感。

伯母才去世半年，本来身子好好的，因为闹了伤风感冒，请老伯伯的学生，大队赤脚医生小C帮帮忙，小C历来主动积极热情，随叫随到，这天他照样随口答应，并拿来了青霉素。那知试验针一下去，不过10分钟，伯母就出现剧烈的青霉素过敏反应，不省人事。

小C慌了手脚，不知怎么应付，别的人一看不行，马上叫机船送镇上抢救，船行至一半，她就没了气息。有一般医疗常识的人都懂得，这样来势汹汹的反应，从乡下再送镇医院根本来不及，惟一急救办法只有注射激素和抗过敏药物，但是没有采取急救。

伯母死后，电话通知人也乱了方寸，说是我伯伯死了，奔丧去的父亲，要我准备好白纸和笔墨，由他写好挽联送过去，比划一下，因

不知怎样大小合宜，父亲改变主意，就带了纸，准备到那边去写。

到了那边，才知道死的是伯母，而不是伯伯，差点闹出天大的笑话。伯伯生性大度，大度得让人感动，他在万分痛心之余，很清醒地告诫家里所有的人：“不要怪人家，人也死了，人家也不是有意的”，伯伯凡事总是这样，我从小就感觉到他很善良很体贴人。

在伯母死后半年中，伯伯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在半年中父亲去看了他三四次，一次不如一次，他终于也走了。临走时亲友在他面前提到伯母时，他还是这句话：“不要怪人家了，人总是要走的。”

伯伯走了，因为有这句清晰的话留下，他的形象也常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抹不去……

第二辑

苏东坡诗：“花开
花落不间断，春
去春来不相关”。
摘自《情系月季
花》

感谢信任

都说现代人之间，防范心理足，特别是陌生人之间相互保持一定的距离和警惕有时是很需要的，但我觉得这不是惟一的，日前我遇到两件小事促使我产生了如此想法。

一天中午，我去粮店买袋米，就揣了张百元面额骑车而往，平时不是我买，所以我没有带零钱的经验。到了粮店才知清洁米要51元一袋，中午代班不找零钱，买者需得有一元零钱，没有一元钱，粮店表示没法卖给我。我若为一元钱再重新回家跑一趟，有点不甘心；但是没有这一元钱，这百元就为一元所累所逼，有道是“一钱逼死英雄汉”，有时也真有这尴尬事。我走到门口期望遇到熟人，但是没有，我也等不及。

我看到隔壁有家文物商店，抱着试试看的的心情想代一下。店里一个女店员，五十来岁，她听我说明原委。就说：“我今天生意不好，到现在还没有做到一个，如果代二张五十元是可以的，代零钱没有。”她又掏出自己身上的皮夹，挖出一元钱说：“我这里有一元，你拿

去好了。”说着递与我，我犹豫了一下，脑中信息仓库反馈我，我与她素昧平生，但我还是接过她的一元钱，心中说：“我记住你的模样，要还你的。”

我出来时，才想着忘记说声起码的“谢谢”，也忘记叫声“阿姨”，想想自己这么轻易地拿了陌生人的一元钱，潜意识里好感动。那日下班，我特地赶去还她一元钱，并不忘补上必要的礼貌用语。而她却嗔怪我：“不必为这事挂心！”

我心里暖暖的，不觉联想起不久前的另一事，那天我路过一集体商店肉铺，见好多人围着在买肉，里面有尚好的腿肉，我要了一大块，一过秤要五十多元。轮我付钱时，才发觉身边只有二十多元，缺三十多元，那店员看出了我的窘态，就说：“你拿去好了，随便什么时候来付。”我知道这不算是个小价钱，但是买肉心切，我接纳了他的好意……。后来，我把钱还给他，再后来，我在大街上遇上他，想与他打个招呼，可是他回报我的是木然。我意识到他不认识我，我是他众多服务对象中的一员，不需要一定认识，只是出于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相互关心和相互信任。

信任给人心灵注射甜甜的温馨，我由衷地感谢信任，同时我也感到我们的社会需要永存

这种信任，信任和被信任双方也应合力去爱惜与培植。

我在家中听徐虎

一天午饭后，我和往常一样，想打个盹，就吩咐丈夫把收音机关了，丈夫把音量关小了说：这样有催眠作用。体育新闻后，一段轻松愉快的音乐，我全身心地放松，刚想驾驭轻音乐睡去，不想音乐嘎止，旋即是“辛苦我一人，方便千万家”的徐虎事迹报告。

我无法入睡，朴实生动的报告，紧紧地抓住我的心弦，我的泪水禁不住地流。好在是周六休息，我不必考虑出门时的“影响”，所以也就无所顾忌地让心灵与电波自由撞击……

须臾，我为了听得清楚些，起身把音量稍许放响一点。回头观察是否影响安静入睡的丈夫，不想，这一看，让我也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平时一直自称“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丈夫，此刻面颊上悬挂着两串晶莹的泪珠。我忍不住说：“怎么你……？”丈夫睁开眼：“嘘！”一个示意我小声的动作。我们又相继无声地进入了一种似静又非静的心灵感应之中。

一刻钟后，紧接着徐虎报告的是徐虎曾经服务过的普陀区代表发言。从他的报告中，我

再次意识到：在当今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大潮中，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社会仍然呼唤徐虎这样的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繁荣才是健康健全的社会。

听了报告，我和丈夫交谈起来：我们这代人在意识概念上存在着一个误区，一个偏颇，总认为先进事迹报告是过去年代的事，现代社会已经过时。今天听来一个很大的感受是——现在比过去更需要！

丈夫突然连连后悔“忘了录音！”我问“为啥？”他说：“可以让儿子听！可以让学生听！”丈夫在学校是负责政教的，他在考虑报告的发散效应。我说：“注意一下，明日可能还有。”他不无担忧地问：“明日还会有吗？”

家里人出门

那天早晨上班，丈夫的自行车坏了，家里乱了好一阵：“没车怎么上班？”

细算起来，在丈夫上班的所有日子里，有哪一天离得开自行车？有时他人出差，回家汽车路过家门，因为自行车在单位，还得随车到单位骑了车再回来，不然明天上班怎么办？

他们单位造了新房子，搬得远了，所有的人都以车代步。

我的工作单位与住宅，近在咫尺，可是也得备辆自行车，外出方便。

儿子读小学六年级，学校不算远也不算近，因为平坦的水泥路骑车方便，所以也有自行车。

一家人上班上学一出去，车棚里才算有了回旋的余地；下班放学一回来，车棚里又塞满了，家里人出出进进的腿好像都搁在这里。

家里人有事要外出，习惯于骑车；而启用两条腿，只是用于早晨的身体锻炼或晚饭后的百步消遣。

现在和过去不一样，我读书那阵，父母亲

上班也很远，一个在城的最东面，一个在城的最北面，上下班都靠两条腿。如果骑车而行，真可谓“人骑车，车骑人”，因为遇上拾级而上的小桥，还得人肩手并用推车而行；路面颠不平，都是青石条或石子砖块铺就的；路面又不阔，有时还得钻小弄……

过去的骑车很累人，过去的骑车没有用腿走路来得便利。

现代人用腿走路嫌太慢，驾驶着轮子追赶前进的速度了。

情系月季花

世上有好多好多的花，我小时候独钟月季花。那时我寄养在姑母家，四家人家合住一个院，院中只有邻居栽了一棵纷红的月季，其他就什么也不种。那棵月季种在用砖垒起的大花坛里，足高出我二个个头，它的肥料也特别壮，院中人杀鱼杀鸡，肚肠等都作为肥料，埋在花坛里。我每日在院中玩，时不时会仰望着开得大大的月季花，邻居好婆有时也会把花剪下来，插在瓶子里，让我的视线移向花瓶，羡慕得要命。邻居好婆不把花给我，她说：“给了女孩子，今后就会摘花。”这话真是太刺激了我。我逼着姑母，也要花，姑母也说：“花不能要，只能看。”幼小的我爱花而得不到花。

回到父母身边后，十多家人家居住在一个大院子内。大人们忙于工作家务，整个院子荒废着，仅供我们冲冲杀杀。我不满“现状”，欲想种月季。于是我盯住有月季花的同学家，剪得几枝花枝，回家动手筑了个小花坛，每天有空就蹲在小花坛前察看我的月季。由于扦插的季节不对，月季花只是假活了一阵子，只长

叶，不长根，也算是对我祈求的一种回报，最后还是枯黄了。

在同学父母的指导下，我还是栽活了几棵。同院的小朋友太顽皮，他们竟然会拔起来观看是否长根，在我全力的呵护下，才算长大了一棵，这是一棵墨红色的月季，花朵硕大，芳香袭人，人见人爱，进进出出的大人赞美花朵，又赞扬我这个小园丁，让我心中充满了甜蜜，当然最愉快的是：赏花，看着丰姿绰约、斑斓、芬芳馥郁的艳朵，只感到赏心悦目心旷神怡。这是我的月季花！

后来我又从那位同学的父亲那里借得一些书和学得了一些种月季的知识，比如：扦插和分株要点。慢慢地又了解到：现在世界上有7000多种月季花，栽培方法有芽接繁殖、扦插繁殖和分株压条等。新品种的繁殖，是用花粉杂交，得出种子后选优淘劣，再繁殖。

我的月季花后来因房子改建忍痛割爱了。经过三十多年，我回到姑母住处，发现那棵粉红的月季花还在，主杆已经像棵树杆，只是那位好婆已经作古，花依旧……

法国植物学家麦克因蒂尔在《蔷薇的故事》里认为月季花的发源地是中国。近代月季花的生命里流着中国月季花一半的血液，月季花有“花中皇后”的美誉。1996年吴江市定

出的市花是——月季，月季花从此将伴随着吴江人民一起成长繁华。我的眼前常浮现出大片大片盛开的月季，真让人欣喜万分。月季花顾名思义月月季季能开花，当然严冬除外。它的花期长，易于生长的特点，已被人普遍熟识。有东坡诗：“花开花落不间断，春去春来不相关”。中国好多城市的市花评选，都把眼光盯住了它。如：天津、常州、大连、郑州、衡阳、西安、南昌、威海、焦作、宜昌、商丘、平顶山等等。

市花的选定是根据地区的文化风俗性格爱好和特殊的感情而定的，定一种市花，只是想借花来抒发感情，激励斗志。繁茂而热烈的月季花，象征着吴江人民奋发向上的决心……。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愿市花和城市更加美好。

河 桥 头

记忆中很长时间没有停自来水。那天一早，我把要洗的三套外衣和一些其它东西放在洗衣机里浸透，突然停水，心中好生懊恼：早知停水，就不洗了。

一心等待中午回家洗，可是中午回来还是没水。为盼衣服快干，决定上河桥。

那知今非昔比，一趟河桥把我累得够呛。

想想 20 年前，我几乎天天上河桥，而且一天也不止一次，一日三餐外加洗衣汰菜，我是家中长女，活儿自然多承担。那时我并不觉得累，河桥头与小姐妹说说笑笑，倒是自在和轻松。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先前只是饮食的自来水，开始接到家中，洗刷汰之类的活儿可以在家中完成。

我结婚时，已经不图住宅离河桥近点了。因为有自来水，蹲在河桥头用水的概念已经褪去。事实上我住宅的地方离河桥也不过 100 多米。上个河桥不算太难。只是人不是以前的人了，只图省力省事。不想再上下楼，再走上一

段路，再蹲着洗刷……自来水方便，所以儿子十几岁了，在这十几年里，我上河桥的次数却没有十几次。

20多年前，小河桥的情景已经瞬眼成了历史。时代进步了、变化了，真是好！可我本人某些体质和能力却在下降，不能长时间下蹲河桥了。

小河悠悠

某日陪昔日的邻居朋友梅，在旧居前徜徉。

梅离开吴江已经好多年，感叹于吴江近几年的变化，旧居上已经造起高层建筑，现在市内的农业银行大厦，它的四周也都是崭新的建筑，旁边的小河都筑了石驳岸，不过还是依靠小河的指引才回忆起旧址的原貌。共同注目这条小河，备感亲切，话头就由小河起，同找往日的情趣……

我和梅的童年都是伴着这条青青的河水长大的，那时候小河两旁都是人家，小河水不知养育了多少代人。小河虽不能使我们领略大江东去的磅礴气势以及湖光山色的壮丽景观，但我们离不了它，生活离不了它，我们的嬉耍也紧紧结合了它的一份子。我们在小河里钓鱼，我们在小河里“削水片”，我们在小河里学游泳……然柔情蜜意的碧水，有时也溶进几分严峻与几分训斥，就像我们的长辈虽然亲切，有时对于顽皮的我们，也会板着脸训斥。梅在一次学游泳时差点连命都丢了，所以我们对小河

亲近的同时，也夹带几分畏惧……。

听父亲说：很早以前这是条环城河，后来县城膨胀了，小河被城市包容在内，穿城而过。小河的水一头与大运河相接，一头与太湖水相联，水活又甘甜。早年，它有取之不竭的水源；涝时，它是排涝降渍的主干道。记得有年连连下暴雨，岸上的水全往河里流，岸上没积多少水，河里去灌满了，鱼蟹找不回家的路，跳上岸或爬上岸，我们小伙伴乐得笑哈哈，全不理睬大人们紧锁的双眉，事实上因为有了这条泄洪抗旱的小河，两岸的人家从没有造成多大的灾难。兴灾乐祸的倒是我们这些还不太懂事的孩子们，我和梅都抢着从溢到岸上的积水中抓螃蟹，分别养在玻璃瓶里，我从玻璃瓶里观察到我饲养的那只螃蟹脱了硬壳，大人告诉我这是螃蟹长大了，“脱下了小衣服，换上大衣服”。我惊奇于这种小生灵，衣服也是由生俱来，这不像我们人类，做件衣服，造所房子，都得经过好多人的共同辛勤地劳动。

近几年来，我又惊喜于人类的各种创造力。小河两岸的人经过20多年努力，两岸的人，两岸的房子，变化巨大是过去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小河仍旧是那条小河，但小河容貌已不是旧的容貌，小河两岸已垒起整齐的石驳岸，两岸柳树婀娜，依着两岸长长的街心公

园，成了风景秀丽的小河。

我和梅都很感激哺育我们成长的那条小河，也为小河两岸美丽的今天而自豪。我们长大了，小河也长得更美丽动人……

一 张 照 片

5月4日，我在《新华日报》上发了一幅吴江市区街景的小照，并配发了一段吴江市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市通过最后考核验收的说明。

二个月后，一位旅居在澳大利亚的高中时的同学回来探亲，还随带了她的那位澳大利亚洋先生。有机会和离开多年的她及第一次来吴江的洋先生交谈，首先想到的是问问他们对吴江的印象。想象中澳大利亚是个风景旖旎的旅游胜地，他们的眼界一定很“高”的，没想她和他一口一个“好，好，好！特别是那条街心公园构造得不错……”同学她更是对近几年的变化感慨万分。我自豪地相告“吴江已经评到国家级卫生城市”，她说：“知道！我已经对我的澳大利亚朋友说过此事。”她口气带着某种先知者的愉快，她又解释她的一位南京的熟人把《新华日报》上刊登的一幅吴江市区街景及吴江市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市的说明寄给她了，我突然想到这幅照片是否就是5月4日我在新华日报上发的那一幅。她以实相告：“我只是注意内容和图片没有注意作者。”我知道她说

的是实话，过去我自己看报也是只看内容，不注意作者的。

几天后，同学她带着她的洋先生来我办公室，我顺便拿出这张报纸，她连连说：“就是这张，就是这张。”

我真想不到一张普通的照片，会触动一位普通的南京人，并把此信息再延伸到大洋彼岸，如今又如此奇巧般地反馈而来……

一代又一代

某日清晨，我在公园里听得几位老妇人在闲侃：“现在上班的人比我们那时候幸福得多，我们那时候早上上班比现在早，家务活比现在多，现代人还简化了提水、生炉子、倒马桶、洗衣服缝补等之类的活，那时上班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全靠两条腿，还要领养几个孩子……”。我作为“幸福”的现在人，听了她们的话，不由得也产生了同感，我想起我的父母，他们那时候每天时间都很紧张，生活就像打仗，清晨天蒙蒙亮，我在“澎……澎”河水倒入水缸的响声中惊醒，这是母亲在提水，父亲已经上街买菜……。晚上父母常常外出开会，他们不得不把我们寄在路较远的熟人家，晚上回来，我们都已睡着，母亲或父亲谁先回到家，谁就冒黑抱着我或弟弟先回家，然后再抱第二个，有次我被颠醒了，但还装着睡着，躺在母亲的怀里，听着她“哼嗤……哼嗤”的喘气声，感受母亲在忙碌中留给我们的那番温馨，但我也感到母亲在不断地交换手臂，瘦弱的母亲快要抱不动逐渐长大的我。现在想想那

时自己真是不懂事，为什么不能给父母多一点体贴？父母那时真是辛苦。

现在人是比过去人幸福，操持家务没有过去人那么紧张，晚上大部分时间是属于自己的，还可以享受双休日、公休假。只是现在人家生活的要求高，每天的清洗，每天的摆弄；现在人很讲究梳妆打扮，家庭每个成员走出来都很体面，很靓丽；现在人虽然都是独生子女，但独生子女领养要求更高……这些同样耗时间耗精力，现在人也是很辛苦，现在人还是和过去人一样觉得没时间，现在人还在长吁短叹：“时间太快，一天干不了多少事。”现在人也只能被过去人指责为“生在福中不知福”。

现在人还会“偷得浮生半日闲”，把“偷”得的“闲”时用在看电视、上舞厅，还有交友、旅游等等消遣上，这些可以暂时摆脱没完没了的俗务，不必操心柴米油盐，不必再顾及个人恩怨，尽情地做自己想干的事，想自己爱想的事。比如看电视，每个人的生活经历毕竟有限，看看电视剧，充实一下自己没有经历的生活感受，也是丰富生活的一个方面；再如旅游，游罢胜景归来，心情满怀诗情画意一般，以博大对渺小，以宽宏对郁闷，再回过头来面对周围复杂的人和事，眼光自然会开阔，胸怀自然会豁达；又如交友，人各有各的经历见解

和志向，互相交流，互相品尝，再静下心来，想一想、理一理，几个人的不同视野总比一个人的视野宽广得多，从而弥补自己看问题片面和处理问题单一不足。

匆忙的人生，恰如一辆汽车。现在人不再一路埋头狂奔，直达终点；现在人会走走停停的，消除旅途疲劳，撷拾旅中各种各样的珍品及丰富养料，用于补足自己，从而增添赶下一站的信心和力量。现在人确实比过去的人幸福，将来的人也肯定比现在人更幸福，人类生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是人类发展进步的标志。前人没法和后人比。

衣着是艺术

想做一件衣服，便关心起服装款式来，走过一家裁缝店，门上写着：提高衣着艺术，缝制流行时装。脚就不由自主往里走……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衣着也越来越讲究，走在街上踟蹰，注视人的衣着，也成为了一种乐趣。各式各样的打扮，只要得体、合适、大方、美观，让人看了简直是种艺术享受，这与舞台上的时装模特相比，只是缺了点踏着音乐的步子，而取而代之的是随和及自然的美。生活中不乏有美丽的时装模特。

翻翻文革期间拍摄的照片，自己正值风华正茂花季的年月，那穿着式样和颜色单调得令人咋舌，被现代人嗤笑为“阿土”“保守”或“迂腐”。时间只过了二十多年，世界已变得五彩缤纷，还是我们这一辈，好像要把逝去的岁月追回来似地刻意打扮起来。我在这方面一向随意，但身边的同龄人或同事不乏有决心“改造”我者，我也只能慢慢被“同化”……

我听过一位朋友的亲戚说过一件事，他的一位60年代初的柬埔寨在中国的留学同学，

90年代初来中国重访旧友，一下飞机被当地人的穿戴所惊讶不已，想不到过去穿着靠计划供应的中国人，事隔30多年，穿着已经翻天覆地大变化了。随后把随身所携带的馈赠朋友的十几匹的确良卡其布都丢在广州机场。虽然勤俭节约仍然是中华民族的本大宗，但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已经不是机械地死守此道，中国已远非20多年前的中国了，新的美的雅的正在代替旧的差的土的，中国人一穿戴一妆饰，也就更有气魄更有精神。街上如果再出现个衣衫褴褛者或打着累累补丁者也许会被当做“外星人”般地倍受注目，当然一般人身上刻意做上的艺术“补丁”则另当别论。近年来人们兜里的钱多了，就想方设法在衣着的款式花样上不断翻花样动脑筋，好了再求好；特别是女性世界，小姐、太太们更是打扮得花枝招展、丰姿绰约或潇洒大方；这给日新月异的大环境增添了靓丽与和谐，人们也格外精神，格外自信。

细细品味，艺术的美也真让人捉摸不透、变幻无穷，时间和眼光的不同可以使同样一件时装衣服有它丰富的演变历史。记得结婚时我购置了几件时髦的衣服，10多年后再翻出来想穿上，已经显得有些古怪可笑。80年代初还属新旧思想交替时期，那时候的衣服拿到现

在来品味，已经不合时宜。一件衣服所受到的贬与褒，反映出各个时期不同观念，不同艺术眼光，艺术这东西是不断地演变的，如果一成不变，死板板的，翻不出花样，也就不成为艺术。

人类的衣着艺术，实际上是一种时代语言艺术，几千年来人类的衣着是受一定时代政治气候影响，受一定政治、经济、文化水准的制约；社会主义社会人的穿着不可能出现在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内部贵族的穿着不可能相同于普通的平民百姓；再如现代人的多姿多彩的穿着不可能出现在文革期间；这些划时代划层次的衣着都不可能任意变更或搬动。这些衣着都是组成特殊的时代叙述语言，衣着的色样及面料都是当时生产水平的考证。

就现在来讲，服饰还有一定的“介绍”语言，显示一定的职业、性格、嗜好、性态、年纪等等。一个刚认识的朋友，没有经过介绍，观察他的衣着，也许就可以获得很多重要的信息，比如可以估计出他从事的职业及年龄等等，虽然不是十拿九稳，也可以是八九不离十了。

俗话说：“佛要金装，人要衣装”。衣着是艺术越来越让人注重，人们早从穿着挡风耐寒遮羞的认识步入了对美化生活的认识。好的裁

缝就会从艺术的角度因人而异，量体裁衣；一种服饰选上一定的面料、色彩，再相配体型、发型、化妆，融为一体，就成了余味无穷的艺术享受。

走进裁缝店真想遇上好裁缝。

老 Z 的梦

老 Z 已从机关退休，早已过了做梦的年龄。可是老 Z 会写文章，他写的文章诗中有画，一字一珠，如出水芙蓉般地清新俊逸。认识他的时候真感到奇怪，半老头子，如何有这般心境？

和老 Z 熟悉后，又听他讲了他的身世。50 年代，17 岁的他，从学校出来，进了上海某厂当团支书，并兼厂里的宣传。他不仅在厂里表现得很积极向上，而且向上海某报刊杂志也投了稿，正当他伸长脖子期待发表时，做梦也想不到，一场厄运正悄悄向这位不谙世的青年袭来。那个年代正赶上反右斗争，厂里有个右派名额，派来派去，厂领导想到了这位活跃的团支书。于是找他谈，让他挑“重担”。出于对领导的考虑，他勇于承担了，也恰在这当儿，他向上海某报社投的文章准备录用，那时录用文章得对作者进行政审，来了一帮人，对他一调查，摇摇头走了，他眼巴巴地看着那几个编辑出了厂门，心中隐隐作痛。接下来是女友与他断交，再接下来他被迫回到老家吴江农

村劳动改造……一下子20多年过去，老Z做梦也想不到，他还能落实政策，还能平反。他热爱时间这位老人，真的真不了，假的假不了，美的就是美，丑的就是丑。

老Z又拿起了这支笔，这支笔开始拿起来并不轻，这个年龄，这段荒废的时间，可是他不畏艰难，就像处身在大荒漠上渴望寻找绿洲，长途跋涉、步步艰辛……他的文章终于上了各地的报纸杂志，上了大上海50年代那家准备发而没有发他文章的报社。

老Z孩子般地笑了，他像是寻找一个梦，他想是寻找某种价值的肯定。

老Z本可以不走这条道，人生的坐标已经定向，何苦再这样折磨自己？

老Z不承认，他说：我正是在寻找一种人生的快乐，而不是受苦。

心境快乐的人才能永远快乐。

所以读老Z的文章总让人有“鹤发童颜”之感。

退休后的老Z，有了业余时间，一边大量地写诗，一边起劲地帮着业余京剧爱好者拉二胡，他还是个二胡演奏的里手，兼京剧发烧友。他的发烧程度不会比一般人差，他能滔滔不绝给你说上半天——京剧是国粹，几年前，京剧一度处于低沉阶段，他写了洋洋几大张

纸，寄到中南海，要求救救国剧，后来他看到中央领导原来也对国剧有所偏好，高兴得额手称庆，谈起来手舞足蹈，活脱脱一个京剧迷。

我冒昧地问他：“你过去受过的不公正待遇，真的没留一点痕迹？”

他回答：“不会的，正因为吃得那苦，才知道生活的赐予。”说完，他脸上又浮出常有的那种微笑，笑得很轻松，笑得很深沉……

目 光

文革期间，我在上海舅舅处渡过了一个暑假。

舅舅舅妈上班去后，我就一个人在家，一次我独自出门想散散步，走到一弄堂口，从一侧的屋里，走出一个中年妇女喊住我：“小妹妹，你是吴江人？”

“哼！”我口中应着，肚里狐疑：她怎么知道！

她笑容可掬地接着问：“家住县城？”

我一顿，前几天居委会要我报个临时户口，哪儿上面都把情况填清楚了，她还来盘问？再说这弄里弄口的至少也有50多户人家，出出进进的人多着呢，她何以注意起我？她越是热情，我越是害怕，慌里慌张地走开了。

我在附近的街上遛达后回来，老远地发现那妇女搬了只小凳坐在弄堂口，也是她的家门口，那目光仿佛就在注意我，就在守我，边上又多了一男一女两个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孩子，三个人得到什么预约似的，六束目光，一齐向我射来，我心头一紧，身上直发毛：“这是干

什么？”

我偷偷打量着，三人的表情不像鄙夷我，但我心中慌乱得很，我低着头，不自然地冲过这目光四射的“关卡”。

自此，我每经过此地，总让我忐忑不安，她或她的孩子，没有话，总用这种复杂的痴呆的目光盯着我，这目光就像芒刺，刺得我周身不自在。

我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什么特别之处，会引起这户人家的注意，我回到舅舅处，曾暗自对镜观察，我还是我，真不知怎么会惹得这户人家的特别“重视”。惟一躲避的办法是少出门。

一天，舅舅对我说：“弄堂口的林家姆妈，叫你去她家玩。”

我心怦怦乱跳，但我坚持说：“我不去！”

暑假将过，我要回吴江。

舅舅陪我出弄口，老远我就神经质地向弄口瞄，还好，没有那三人六束目光中的任何一束，暗自庆幸，真想急步离开，舅舅却拉住我：“走，进去看看林家姆妈，回头一声。”我还是那句话：“我不去。”

舅舅独自进去，一会儿，里面走出那两个孩子，那男孩说：“依进来坐坐吧！”我摇摇头；那女孩说：“我爸爸到你们吴江农村去了。”

舅舅和林家姆妈都出来了，舅舅说：“林家姆妈身体不好，她出来看你。”

林家姆妈说：“小妹妹，你们吴江生活一定不错吧！”

我点点头，终于从厚厚的嘴唇里冒出句客套话：“你们有空来吴江！”

在场的人都高兴地笑了，林家姆妈笑得更甜：“这孩子真懂事！”

我走了，背后有六束目光远送我，我对这目光已经不厌恶了，可是我不明白：“孩子的爸爸在吴江农村，与我有何相干？顶多也是个普普通通的‘同乡’，用不着老是盯着我。”

舅舅默默地走一阵，轻轻地对我说：“林家姆妈的丈夫，被遣送在吴江农村劳动改造，原来是一家厂的厂长，他们早已离婚……”

这回我瞪大眼，回头望……

后来舅舅搬家了，我到上海去后，已经见不到这些日光了。

我有个姑母

我有个姑母，她一生没有生育，解放前夕结的婚。解放后领养了个女孩。57年我母亲有了我，父母因工作忙，就把我从城市托到远在百里之外的小镇姑母处代养。从此，我是贴着姑母身子长大的，一刻也离不开她，每年回到父母身边，总得要她相陪。姑母领养的那个女孩在我四岁那年夭折了，姑父姑母就把我看作女儿，全身心地爱我、抚养我。

无奈，那场文革，使我与姑母天各一方。因为姑父是右派，我父亲又是当权派，被斗得死去活来。为避嫌，父母不得不将我领回身边，任我哭天哭地，无济于事。这一别，竟使我与姑母十多年不见面。

在我的心中，始终有这个姑母的影子，无法抹去。让我再担心的是姑母的生计，那时沿街还可以见到几个乞丐，我一见他们，就会无端想起姑母，让我心痛得剧烈。

姑母心中也有个我。一次，她来我学校附近，趁下课期间，托同学前来喊我，我俩一见面，抱头痛哭。恰在这时，遇到一个熟人，而

我又要上课了，我临走，听到那个熟人对我姑母讲的并不是什么好话，姑母从此再没有来，我为此忌恨了那个熟人。

我高中毕业后，下放了，我暗暗打听到她的地址，把我身边仅剩的几元几角几分都寄给她。不久她来信了，她的第一封信，因我不在，而被人转到我母亲的手中。我母亲看到后，落了泪，她为人为了让我们品尝这个感情酸果而后悔。不久，我与姑母得以相聚，那个晚上，我整整哭湿了一条枕巾。我和姑父再也没有机会相见，他已经过世。我继而把我少年时期那份最纯朴的感情倾注在姑母身上，只是姑母已经熟悉了她生活的那个环境，她不肯搬来与我一起生活。我每年总抽时间去看望她，与她相见，成了我与她最快乐的事。

今年我前往祝姑母八十八岁米寿，我默默地祝她长寿；她默默地祝我进步。

名号的经历

我生下来，父母给了我一个美丽动听的名字，叫徐静芳。据说是伯父给我取的，伯父有个独生女，叫徐静芬，我这位堂妹，就叫徐静芳，这样一来我和堂姐名号上只差六分之一的笔划，可谓亲如同胎。父母当时很赞成，单独叫我的名字也很有女孩子味。

后来我有了弟弟，也是伯父取了个名，叫宏基。说是打好宏伟的基础，父母也是极为赞赏，从广义上和狭义上理解都很美，从传统的宗族观念上看：父亲是他们三姐弟中最小的，也是惟一拥有一个男孩，男孩最小，像是宗族血脉之根基。当然这个注释我从来也没有听父母谈过，也许是我瞎猜测，父母也是很喜爱我的，“男孩女孩，一个样。”这倒是他们常挂在嘴上的话。

文革期间，父亲是走资派，对什么都不做主，母亲也让纷乱的生活搅得六神无主，不知谁对我母亲说，徐静芳的名字太女孩子味，现在女孩子也是不爱红妆爱武装，不要再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现在时兴改名，某某改名为

卫东（保卫毛泽东之意），某某改名为为民（为人民服务之意），还有卫心、红心、衷心、忠东……，那人提议我改为红卫，意思是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体现了女孩子活泼可爱的个性。

实际上名字都带了政治色彩，还有什么个性可言？那时我才10岁，总想让自己的名号更富于美感，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也想革命一点，减轻父亲的压力，于是也就点头同意了。

弟弟的名字，让人叫别了，宏基变“雄鸡”，弟弟天生好性子，不管什么人怎么叫他，他都应，开他玩笑，他也不恼。弟弟成了雄鸡，有人想叫我雌鸡，而我则不理睬，让使坏我的人有所收敛。其实我是真正属鸡，一旦秘密让人窥探到，我还真逃不脱雌鸡的绰号。现在想想鸡有什么不好，祖国的版图不就是一只鸡的形状吗？还有“一唱雄鸡天下白”、“借鸡生蛋”等鸡的美名还多着呢。

读初中时，我为当时轻率地改名后悔了，母亲也后悔，但是她说“算了，哪有名字改来改去的”。一次偶然机会，我的名字成了“宏伟”，那是初中分班榜上，一个是徐宏伟，一个是徐红卫。一位熟悉我的老师让我顶个徐宏伟的名，因为这个班她教。而另一个徐红卫，一直到我毕业也没有出现过。

读高中时，同班有个男同学，和我差了一个姓，名字也是“宏伟”。到现在也弄不清，老师课堂上提问“×宏伟”时，是叫他，还是叫我？反正我们两个常常一起站起来，闹得哄堂大笑。我那时很积极，常常举手回答，因此我总以为老师是喊我。

高中毕业后，我走上了社会，我的名字老让人说成是男孩名，名号虽然只是一种代号，但一辈子顶着个不伦不类的，很不舒服。

文革结束后，好多人改回了原名，我欲改回，但想想已经拥有这么多同学，这么多熟悉的人，改来改去很是别扭，所以采纳了母亲后来的主张，改了个吴方言中谐音字——伟为慧。弟弟的宏基改成了建宏。

这样一来，我和弟弟都比较满意，不过我还常常怀念离去的原名。

母校的竹子

儿子要上中学了，星期日领儿子到他向往的我曾经就读过的吴江中学走一回，看到母校已经大变样了，原来是教师办公室的旧庙现在修缮一新，成了学生读书休闲的地方，旧庙门前的小竹林已经不见，映入眼帘的是石凳、假山、亭子。重新站在曾经是小竹林的那片土地上，二十多年前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然而过去自己的影子将被儿子这代人替代，时间真快。

儿子默默地在听我讲十分遥远的事，而对我来说是十分清晰的事。

二十多年前，这里是一片青翠的小竹林，我们在小竹林里拔过草，扫过落叶，也钻在小竹林里一起玩耍。一次我仔细观察了冒出地面的竹笋，看着看着，我发现了一个平时忽视的十分奇怪的现象，几根竹笋竟然把二只很大的随便丢弃在那里的石狮子顶离了地面，其中有一只原来是横躺的，现在身体借助竹子的力量，居然也慢慢“站”起来，只是没有站稳，像喝醉酒样的歪着，脸上仍保持着那种僵持着

的神态，不愠不乐，不知对那力大无比的竹笋在作何感想？

记得小学语文课文“种子的力”，大致内容是：人的头盖骨，结合得非常致密与坚固，生理学家和解剖学者用尽办法，想把它完整地分离开，都没有这种力气。后来有人想了个办法，就是把一些植物的种子放在要剖析的头盖骨内，给它以温度和湿度，使它发芽，一发芽，这些种子便以惊人的力量，将一切机械力所不能分离的骨骼完整地分离……。竹笋顶石狮子的神韵，使我对这篇课文所阐述的内容加深了理解。竹笋长在大地上，得到大地资助，它的力量就让人瞠目结舌。它顽强不屈的意志，奋发向上的拼力，的确无往不胜。这种力是一种生命力，只要有大地为依托，只要有生命的存在，这种力就要显现，即使它上面有万斤重的重压，丝毫阻挡不了它向往阳光、向往挺出地面的坚韧决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竹笋如果离开泥土，如果成了餐桌上的美食，或者把它栽在花盆里，那么它与石头相比，这点生活常识儿子也许知道得很清楚。

儿子听了我的话，在眨巴着眼，他在想什么呢？

送雨披

中午下班，下起了大雨，回到家见刚上初一的儿子没回家，想起儿子没带雨具，心里盘算是否要给他送雨披，再想想时间已经不早，可能在回家的路上了，反正是个湿，就不准备送雨披，回家准备换衣服就行了。等丈夫回家，坐下来吃饭，吃了一半，心中放不下儿子，儿子上小学时，离我父母家近，每当遇上这种天气，我从来不动心思，现在不行了。这么一想也就撂下饭碗，拿起雨披冲下楼去。下楼才发觉，自行车没骑回家，送雨披的主意又犹豫了，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朝雨帘里冲去……

绕到单位拿了车就往学校里骑，半道上不见儿子，就拼命骑，总想让儿子尽量少淋些雨。

到了学校，见大门口还站着四五个学生，其中一位，就是儿子，想着一趟没有白跑，时间不早了，儿子还在等我，带着喜悦之情，明知故问：“你没走啊！”

“妈妈，你真的送雨披来了。”儿子也惊

喜。

路上，我问儿子：“你怎么知道我会送雨披？如不送，你会往雨中冲吗？”

儿子回答：“妈妈，你不是说过遇上特殊困难妈妈会来的吗？”

我想起来了，几个月前，我在读报时，看到一则小故事，后来我带回家给儿子看。大意是在一次地震中，一位父亲刚爬出废墟并拉出妻子，就往儿子学校里冲，儿子和他的同学也全部被压在废墟中，这位父亲拼命地用两只手往下挖，期间也有好多人冲过来看自己的孩子，但所有的人都挖了两下，摇摇头走了，就这位父亲不肯放弃，一连挖了三天，两只手挖得血肉模糊，就在这时，他听到废墟里传来一声虚弱地但很清楚的声音：“爸爸，是您吗？”这位父亲一下子辨出是自己儿子的声音，激动得向四处大喊援助，不多时人们救出了十四位学生，他的儿子坚持最后一个爬出来。后来父亲问儿子：“你怎么会知道是爸爸在救你？”儿子说：“爸爸，您说过，无论我遇到多大困难，要相信爸爸会来到我的身边。”

看完报后，处在激动中的我，也对儿子表达了这层意思：“这位爸爸做到的，相信妈妈也会做到”。我当时只是想给儿子一种力量，万万想不到，儿子今天作为了一种依赖。于是

我又问儿子：“假使妈妈出差了怎么办？”儿子说：“我几次想冲进雨里，但想起书包里都是一学期的新书……要是带只马夹袋套住书包就行了。”

我心中一动，儿子心中有只书包，还有作为妈妈的我留给他的那句话：我却差点食言。

缅怀母校

——写在江中八十校庆日

外地出差，碰到校友倍感亲切；涉足本地，危急之事，遇到同学定会鼎力相助，每逢此时，感慨万千，纯真友情，来自何方——母校江中。

胎儿从母腹降至人世，生育之情，蒙昧无知；学生从母校奔赴社会，抚育之情，深切有嘉。母校，包容了母亲般的情怀，倾注了母亲般的厚爱、令人怀念……

我是75届高中毕业生，五年江中生活，正值“文革”后期，时起时伏的“读书无用”怪论冲击着我们。我清楚地记得，我有两次作文写得并不太好，但立意是反“读书无用论”的，因而受到老师的青睐，把它从班级宣讲到了全校。在这非常的年代，母校老师心中有个谱，建设需要科学，科学需要人才，人才需要教育。回想起来，我所遇到的每位老师，汪琴珠、朱惠英、何大衡、倪怪、陈忠远、陆善政、诸镇南……他们对工作勤勤恳恳，那种

“蜡烛”“人梯”的献身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老师，特别是“文革”时期的老师，他们教书教得苦，教得累，除了按时完成教学任务外，还得避免幼稚冲动的学生可能出现的顶撞与冒失。这决非是件轻松愉快的事，就像一群饥饿待毙的孩子，需要吃，但神经系统紊乱，不想吃，又反对吃，如果没有柔情似水的母爱感化，他们就得不到急需的温饱，也就难以支撑站立的躯体。

如今，我们这届学生走上社会已十八个春秋，对母校的那份挚爱、那份眷恋却一直滞留在我们心中。在时间的长河里，我们和母校已圈上了句号；在情感的波澜里，我们和母校总有割不断的情丝。

同 学

前几天我老是遇上她，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本来已经二十多年不相见，各自变化很多，我或者她都完全可以一扭头，各自装作不看见或不相识，一走了之，也就什么也不存在了，可偏偏我和她都会那么相对而视一会儿，于是就有了反应，我看到她对我笑容可掬，她也认出了我，而且一点也不怪我；我也回她个笑嘻嘻，可我内心总觉得欠了她什么，有点不自在。

上小学低年级起，父母要求老师安排一名比较和善一点的同学和我一凳，我就被安排和她坐在一起，她比我大两岁，她确实在小学和我相处中，从没欺负过我，而我呢，却未必就对得起她。记得读四五年级时，正值文革期间，外面乱，我们教室里也乱，所有男生女生围着她把矛头对准她，事情虽不是由我挑起的，但我也是一个出格的旁观者，常常附和在内，大呼小喊，并乘人之危，扩展我与她桌面中间的“三八”线，闹得她时常伏在桌子上大哭不止，老师和她的家长对我们真是没办法；后来她终于敌不住同学们的群起而攻之，早早地退了学，进了厂。现在

追忆起来,她究竟是什么原因冒犯众怒,从而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呢?无非是她学习方面很认真,但成绩并不出众,于是几个闹事的同学就聚在一起,把对老师要出的恶气迁怒于她,再加上外面闹事的大气候,同学们本无心学习,而对闹事蒙蒙胧胧异感兴趣,就拿她来“开心”,求得慰藉。在我们那时的女生中,几个人要好得要命,成了一个小集团,然后孤立某一位同学的事,是有的;可她成了全班的“众矢之的”,也是特殊年代给她酿造的“苦果”。不知后来她是如何作反思的,如果她只从个人的方面找原因,那她永远也找不着真正的答案。因为她再怎么不擅长,也得罪不了这么一大群人,从而弄得自己这样的结局。

直到前一天,我在街头又遇到了她,两人相向而走,于是我们俩人就此交谈起来,当然过去的事已经不再提它了,免得再度不快。她主动问起我的生活情况,谈到了年纪以及我的胖瘦变化,同时她也谈到了她自己最近搬迁,所以这一段时间内老遇上我;我也问及了她的生活状况,她很满足地回答:可以。我见她情绪很高,心中有些感动。

分手后,我的心中升腾起了一种融化冰释被宽容理解的感觉,一种相互友善地接纳为同窗的快感。

留住今宵

1995年7月12日，我们这批吴江中学七五届三班毕业的高中同学，举行了第一次毕业后的聚会，分别20年，40多位同学从四面八方相聚过来，真是不容易。接到通知后手中活再怎么忙，也抽出时间赶来了。

人生有几个20年？20年何等宝贵！何况在人生黄金时期的20年。

20年前，我们只有18-19岁，正值风华正茂的花季时期，带着各自的理想、各自的憧憬，走向了社会……。20年后，我们再度相会，虽然没人肯用简单的语言，回答这20年来的如意与不如意，但每个人的笑脸分明在回答——还可以。

同学聚会，期待着把20年的时间距离再拉近，可是见了面，才发觉，除了互相间珍藏着一份同学情谊外，一切都无法挽回：看他，未老先衰，两鬓已悄悄染上秋霜，脸颊已爬满皱纹，要不是记忆中还有那张年轻熟悉的脸相对照，冷不丁还真不敢相认。一女同学携带了一张当年的毕业照，一一对了号地认，引出一

阵阵追忆的欢笑。时间真快，那时的情景好像还在眼前，现在我们都已经做了父母，都已经是有老，下有小。人到中年，我们都支撑起事业和家庭的重荷。有同学叹息：“我们不再年轻。”也有同学不承认：“我们还拥有个青春的‘尾巴’，正值年富力强。”

寒暄后，有同学解囊，40多位同学聚餐一顿，这位同学开了家个体灯具厂，日子相对很富足。这次聚会有来自海外的同学C，回来一趟很艰难，相对来说，这次匆匆相聚，也是凑她这个数。大部分同学都来自本市，即便在本镇，20年来相遇的机会也是不多，有的真是第一次相遇，仿佛也相隔很远，因时间仓促，有远在其他省市的同学一时半天也来不了，有的也没法通知到，提起他们只能留下一份遥远的牵挂。

酒过三巡，有同学作着自我经历介绍，有同学名片发了一圈又一圈，看来大部分同学都过得非常地舒心与满足。不知不觉中，有同学想起当年同学间流传的绰号轶闻，又是一阵轻松地欢笑，在同学眼中任你现在像模像样，或机关干部，或经理派头，但逃不脱昔日的“光辉”形象。

接下来是卡拉OK，在烛光摇曳中，几个人一圈围坐，追忆往事，温馨如梦，有的同学

伴着优美的旋律相邀步入舞池，有同学手握话筒放声高歌。20年，每个人都能把经历说上一二天，但又不能每个人都细细地说，歌声舞步也成了一种不同方式的叙述与交流；20年来我们这一代失去的颇多，得到的也很多，大家怀着真诚的心愿唱一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因婚姻挫折而后定居澳大利亚的同学C，相邀和我同唱一首《我的中国心》，我和她一起站起来，我在考虑这首歌的高音是否唱得出，刚唱几句，她突然放下话筒，冲出门外，我追出门，她在嚎啕大哭……平静后，她解释：我去海外时带了这盘带子，几年唱下来已经松了带，海外有些地方虽然风景优美，但并不是天堂，我虽然通过拼搏，现在已经拥有学位和稳定收入，但孤身在外，常缺乏那种安全感和稳定感，今天遇到你们，看到了这一切，真让我激动难抑……我被她真情感染，鼻子一酸，也泪水汪汪。

子夜时分，曲终人将散，所有的同学站起来握手致意，握了一遍又一遍，恋恋不舍再次分手，不愿告别却在告别。

明天将重返各自岗位，但愿今宵永久不忘！

第三辑

这是一条幸福的路，一条充满阳光和希望的路。
摘自《路》

童 魂

为人之母，我被这件事触动了。

那日清晨，送一年级的儿子上学，正遇上上课铃响，一群正在玩耍的孩子顷刻间扭动着小腿撒向各自的教室。

突然，一团东西不知从哪位小朋友口袋中颠出，落在我身边。定睛一看，是钱！裹在外面的是张一元面额。没容我呼叫，后边的一个小身影眼尖手快，一把抓在手，旁若无人地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小小年纪，就这样！”我无比忿忿。

上班后，我和同事谈起此事，就多了几份感叹；在家里，我和丈夫谈起此事，就多了一份责任心。

我很后悔，当时没有告诉老师。对于缺乏家教的孩子，学校老师教育尤为重要。我决定挺身而出。

那日我去了学校，找到一位年轻的女老师，陈述完此事后，我强调说：“我看到他走进你的教室！”

“你能认出吗？”女老师问。

沧
浪
外
传

“当然！”我肯定地说。

“随我来。”

我跟随女老师走进教室，从前排座位上认出那张稍瘦的脸庞。这时，他睁大眼睛，瞧我。“还记得我吗？”我心里说，同时又生出些恻隐之心。

我和他一同走进教师的办公室，我声情并茂地讲述了上午的见闻。

男孩垂下了头，啜嘴地：“我……我……”

“这么说，真是你！”女老师拉开抽屉，拿出个纸包问孩子，“其实，我从字迹上已辨认出来。你不愿说，我也就不追问。现在，你就实说吧！”

“是的……”孩子略显怔忡。

我接过女老师递来的纸包打开，里面是卷纸币，裹着的纸上歪歪扭扭写着：“无名者捡。”

猛抬头，迎上了女老师自豪、自信的笑脸。“啊，对……对不起！”我结结巴巴，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

救 谁

厅内一桌酒席上，聚着几位昔日同窗好友，都过了而立之年，都已成家立业，难得有这样的聚会，大家真想天南海北侃个没完！独有吴君一刻不停地站起身，去打电话，回来闷头不语，像有什么心事，大家问：“何事？”吴君答：“妻子还没有回家，向她讲一声，别再等我吃饭！”同桌人直发笑。酒过半巡，吴君总算拨通电话回来安坐。老同学中有人趁机向吴君出了个老话题：“要是你遇上母亲妻子同时掉河里，你先去救谁？”

“我……我都救！”吴君说。

“不，只能救一个。”

“那就……”吴君好像从来没有考虑这种事，难住了。

“救妻子要紧吧，母亲反正老了！”

“不，救老母要紧，母亲只有一个，妻子可以再娶，也许娶一个比第一个更美。”

“妻子母亲都不救，省得别人说三道四。”

“妻子母亲一起救，要死死一块，要活活一块。”

同窗好友七嘴八舌。

吴君想了片刻：“如果我听母亲的，肯定先救妻子；听妻子的肯定先救母亲！”

“怎么？”同窗茫然。

吴君动情地讲了一段家事，家中母亲中风瘫痪在床不能动弹两年，妻子日夜悉心护理，远远胜过亲生儿子，只有妻子在身边，母亲才有一种安详满足的微笑，要不然母亲早已……。所以，这个老话题改一下了，要救救两个。在我们家母亲早已掉下河，只是我妻子在拼命拉她！

同桌好友同站起身，向吴君举起杯！

路

晚霞坠落了，公路上阿荣不紧不慢地骑着车，他低着头，两眼紧盯着前车轮，在想着心事：这是辆半新半旧的自行车，还在公路刚筑好时，爹咬咬牙买的，爹说：“只要阿荣有出息，我就是再苦心里也甜着。”阿荣心里清楚，爹要他好好学习。阿荣没有辜负爹的期望，给爹捧回一张张大红奖状，乐得爹逢人总爱把阿荣夸耀一番。

这条路，给阿荣上学带来了方便，更给村里带来了巨变。村里人把自家的蔬菜、瓜果、鱼、肉、禽、蛋，还有手编织的工艺品运往城里。运出的东西多了，自然有捎回的，先前是砖、瓦、水泥之类，后来是彩电、冰箱，还有什么“机”的。

阿荣爹终于憋不住了。昨天，他正经地对儿子说：“书不用读了，还是帮我做买卖吧”。爹见阿荣瞪大眼睛，又说：“现在读书的有哪个比得上贵根？就是将来你也没法跟他比！”

爹已经不止一次，在阿荣面前唠起贵根。贵根原是阿荣的同班同学，后来弃学帮爹一起

搞运输，一下子成了“暴发户”。家中应有尽有，贵根也“抖”起来了，连照面的阿荣也不理睬。阿荣心中不是味，现在爹又提起贵根，阿荣不知哪来的劲，顶撞起爹来，爷儿俩闹翻了……

这会儿，阿荣内心很痛苦。爹总归是爹，不管怎样，得想法说服爹，取得爹的支持。但怎样才能说服爹呢？爹的脾气可是不容易说服的，阿荣搜肠刮肚苦苦地寻找词儿，眼看村口快到了，词儿还没准。阿荣甚至怨恨起这条路来，路啊，路，要不是修筑这条路，自己也许能读完书，现在呢？……可这条路，毕竟给他的家，他的村带来了富足，带来了奔头，能怪罪这条路吗？阿荣记得自己曾在作文中这样充满激情地写道：这是一条幸福的路，一条充满阳光和希望的路……

一到家，阿荣不敢正视爹，总觉得爹还唬着脸。阿荣只是低着头，利索地帮爹干着活。

这一晚，爹一句话也没有跟他说。

第二天，吃过早饭，阿荣把两筐蔬菜吊在自行车架上，和爹一块骑车上了路。一路上，阿荣看到爹微驼着背，心中一阵酸楚，噙着泪说：“爹，我不该顶撞你……”

爹调转头，慈祥地止住他说：“阿荣你是对的，继续读你的书吧，我们家不能出贵根这

样的人！”

“爹！……”阿荣猛地一阵惊喜。

“唉，贵根不要脸，化钱玩女人，昨天叫公安局带走了。”

“啊！……”

废坞头·宝坞头

这里，是公路原来的转弯子，现在公路领直了、拓宽了，车辆直奔而去，不再途经这里。这里为新筑公路做出了贡献。挖去不少泥，注成一潭水。原来是想趁势开个鱼塘，不知怎么，半途而废，没有最后挖好。以后再没有人顾及，天长日久，杂草丛生，蝇蚊乱舞，成了恶水恶土一隅之地，村民们因此叫它“废坞头”。

忽一日，废坞头上出现个“楞头青”，垂眼发呆了好一会儿，掏出尺棒丈量起东西南北中。

“土兴，想在这儿造招手餐馆？”

叫土兴的楞头青，摇摇头。

“嘿嘿，公路非法餐馆都在取缔，不是想开就开得成的。”说话的还在心里骂：撒泡尿照照自己，也配异想天开。就乜了土兴几眼，走了。

土兴，刚刚刑满释放，因盗窃判了二年徒刑。现在二十七八岁，无父母，无家眷，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角色。东邻西舍沾亲带故的

不少，但土兴的名声在外，谁都嫌他多。

还是村长找上了土兴：“有啥打算？想出去打工，我给你介绍几个人，你跟着。”

土兴懂得村长的好意，又懂得村长对他还不放心。如此年份，村长没兴趣听自己表决心，再加上土兴也不善言表，在村长的一再追问下，才吞吞吐吐地说了句：“村长……把废坞头承包给我吧！”

按理说，村长巴不得有人自告奋勇揽过去，村里也有这个意图，想招标承包人，只是话儿出自土兴之口，村长有些犹豫。看着土兴坚决，村长只得点头。

土兴提议，需借几十个工，帮助修整池塘，筑个围墙。村长一一点头。

一支强壮劳力开来，协助土兴忙开，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废坞头围成了个养殖场，土兴自己在里面搭了个棚儿住。

养殖场落成那天，土兴启动二片厚厚的嘴唇声明：“用工工钏，来年这时还清。”那些从小跌打滚爬在一起的后生，喘着粗气，拍拍土兴的肩：“土兴，这废坞头又不是宝地，那能当真支付，权作‘义务’了！”话是真心话，谁真指望能从土兴那里得到什么？村里的姑娘见了他躲得远远的，如同避瘟神一般。土兴如能从此改邪归正，也算不错了。

半年过去，养殖场内不时传来家禽鸣叫，匆匆路过这里的村民被叫声吸引，收住脚，进去看看，一看，令人目瞪口呆，嘿！塘边架了些笼子，里面有鹌鹑、鸽子、鸡；茅棚旁有一小方水池，里面放养了好些硕大无比的牛蛙、塘里种了大半顷荷；水里放养了鱼、鳖、虾；绕围墙一周，爬满各类蔬菜、瓜果的藤……这里每一寸面积都得到充分利用，踏进去，别有天地，如登春台。

一传十、十传百，原来的废坞头，如今成了宝坞头，村民们络绎不绝纷至而来……

养殖场靠公路的围墙上不久又出现了歪歪扭扭的字体：土兴养殖场，供应……

一年后，土兴还真把一笔丰厚的报酬送到当初帮工的后生们手里。

望着土兴，村长乐不可支，村民交口称誉：“变了！变了！”

土兴喃喃自语：“是……宝坞头……”。

不久，土兴养殖场内多了个女帮手，后来和土兴一起住进养殖场附近新盖的住房……

人事科长的办公室

厂人事科宋科长看了一下表，已到了下班的时间，他站起身，整理一下桌面，准备离开。突然闯进个中年汉子愣头愣脑地盯着宋科长：“到底批不批？”

宋科长皱了下眉：“噢，是郭冬，没批！”

“为啥不批？”郭冬两眼直逼宋科长，仿佛有一肚子的怨气要发泄。

“给你说了多少遍了，没有特殊困难，不能调动。再说我们是国有大厂，人家是小集体……”

“不让我调，我没完”。郭冬气冲冲地离开科室。

宋科长轻蔑地“哼”了声：“这种人，太不安分！”

一年过去，郭冬又一次闯进人事科，他站在宋科长面前，全无一年前的傲慢态度，而是低着脑袋，神情颓唐，人也消瘦了许多，他一见宋科长就嗫嚅地说：“难道……非得要我走？”

宋科长解释：“你也知道，厂里优化组合，

冷
冷
冷
冷

总得要人下来，再说你也早就想离开。”

“过去是过去，不算数！现在……现在我不想走。”

“不行，领导上一致决定的！”

郭冬长叹一声，耷拉着脑袋慢吞吞地走了。

又一年过去，那天厂长走进人事科，小声的问宋科长：“当时是谁的主意，让郭冬优化出去的？”

“怎么？”宋科长疑惑地。

“群众意见着呢，把这样强的技术力量优化给人家，自己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

宋科长一笑，他想说，当时不是您同意画圈的吗，可是话到嘴边走了调：“真没想到，他还是个人才？”

“听说，他当时并不想走？”厂长有点悔。

“没那回事，是他一再要求走的！”

“为什么？”

宋科长垂下眼睑：“我也不清楚！”

找 自 我

我手握马龙递上来的请柬，陷入了沉思

……

5年前，老同学马龙耷拉着脑袋，愁眉不展，一条虫似地找上门来：“求你……无论如何想法帮我调个单位。”马龙，婚后的马龙何以和婚前判若两人？一问，果然是让妻逼的，马龙在一家十分不景气的小集体厂当会计，妻却在一家十分火红的大集体厂当会计。一旦大厂会计要算计起小厂会计，小厂会计走投无路，只得走到我这个昔日同窗面前，求助解决根本问题。我虽然在有关要事单位工作，也极愿意为马龙效力，无奈我那浅浅的资历、经历，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不使马龙失望，也使马龙妻子有个盼头，我只得暂时答应试试。想想也是，马龙妻子婚前一定是让“纯洁”的爱情冲昏头脑。她长得年轻漂亮，粉红色的苹果脸、樱桃嘴、弯月眉、挺鼻梁、大眼睛，哪点不胜其貌不扬的马龙，两人之间明显的鸿沟，她不会不明白，当时为何奋不顾身跃进鸿沟？如今又生后悔！

／河／桥／头

4年前，马龙找上我，神色凄凉：“她和我闹翻了，一定要离婚。”我一筹莫展，嘴上不自觉地脱口而出：“马上给你想办法，一定调个单位！”马龙又手一摊：“晚了，我已签字。”

2年前，再遇马龙，出乎意料，他一扫离婚初悲哀困惑的神情，深陷的两眼喷着两团火：“不相信离了她，就过不好！”我重新找到了马龙身上似“马”似“龙”样的秉性，心中一阵宽慰，便趁机鼓劲：“是啊，应该有这种勇气！”我想力劝马龙通过招干考试，进入理想一点单位，我于是拿出几张招干简章给马龙。没想马龙看都没看就摇头，他说他不会离开这家小厂，他现在担任这家小厂的厂长，下半年，效益不错……

今年初，马龙又找上门，他告诉我，前妻找他复婚！我说：“这是好事，你们俩离了婚后都没有再婚，说明缘分没尽。”马龙不悦地说：“你也说这话！你不觉得我和她在一起少了‘自我’，好不容易找回来，又要和她在一起？”须臾，他说：“过去我做不了主，现在我做得了主，所以我没同意”。马龙语气不容分辩。

今天马龙特地送上一份请柬，请我赴宴喝喜酒。年初时那种语气神态一扫而光，他说：

“和前妻复婚，就你我几个人聚聚”。我顿住！
马龙说：“她为了还我个‘自我’，自愿辞职，
现在组织一批下岗工人开了家小厂。”我忙说：
“这又何必呢？”马龙说：“就是！可她说要寻
找真正的‘自我’”。

吃 梨

在众多的水果中，儿子独垂涎的是梨。那天丈夫带回了两大袋梨，我一估足有50斤，这是名闻遐迩水灵甜润的天津鸭梨。儿子一蹦老高，伸手就挑了一只要我削。

我夺过放回，说：“别先吃好的，看看有没有坏的，得先吃，不然就只有丢弃，太可惜。”

儿子依了我，并和我一起把两大袋梨检个遍，检出四只很大的有黑色污斑的坏梨。每人一只，还多一只，我说：“还剩一只，明天我来吃”。

原来期望明天儿子和丈夫能吃到好梨，没想到第二天又出现了三只黑色污斑的梨。我吃着昨天剩的黑色正在扩大的梨，儿子和丈夫吃的是新沾上黑斑的梨，剩下一只，我还是说：“明天我来吃。”

再明儿就更糟，黑污斑不断地蚕食到其它梨身上，每人两只还解决不了问题。况且还有后天，再后天，再再后天……

丈夫后悔那天把梨放在自行车架上颠坏

了，没有用纸箱小心翼翼地搬运。

我说：“梨本来就不易久放，再加上一碰撞就更难伺候。”

两星期不到，50斤梨是“消灭”了。

我长叹一声：“总算全部吃完了！”

丈夫说：“只吃了一半！”

儿子说：“一只好梨也没吃到！”

听着儿子的话，我见丈夫的脸上也显现出复杂的笑。

卖 废 品

节日里，王大妈一见女儿、女婿来了，冲着小夫妻俩喊：“正等着你们，我清理了家中破旧什货，用你们的自行车跑一趟收购站。”

女儿、女婿望着院中一大堆满是浮尘的废铁、硬纸板、旧报纸……，再望着身上穿的高级皮茄克，背着母亲吐长了舌头。

王大妈挥手指挥：“反正收购站不远，快，把这些东西装进蛇皮袋运出去……，快去快回！”

“妈……什么年份了，再说又发不了财！”女儿噘着嘴：“拿出去，让人看见了多难为情！”

“怎么，失你面子了？……又不是叫你去干见不得人的丑事，怕什么？”

王大妈见女儿女婿站着不动手，又唠叨起来：“人大了，心也大了，连这点小事都不肯帮妈！……”

女婿只得先挽起袖子，女儿也跟着动手，两人别别扭扭地装上自行车。

临出门时，小夫妻俩不声不响地钻进房

间，各自对着镜子，装修一番，脸上绷紧的肌肉松了松，仿佛出去参加舞宴般地认真。

王大妈见他俩笑嘻嘻地出了门，舒心地拍打着满身尘土，走进厨房。

开饭的时候，小夫妻俩回来了。

女儿把一把捏着皱巴巴的角币交给王大妈。王大妈惊喜道：“哟，值这么多钱！”王大妈老皱的脸上绽开了笑容，她把钱数好，放入围兜，对小夫妻说：“今天帮妈干活，辛苦了，烧了几只你们爱吃的虾仁炒腰花、白斩鸡、糖醋黄鱼……”

“嘻嘻……”女儿、女婿笑得很开心，王大妈也很高兴。

……

吃完中饭，王大妈把残骨倒出去，回来后突然拉长了脸，从围兜里捞出刚才放入的钱，扳着脸往女儿、女婿面前一掷：“拿去，谁希罕你们的钱！”说完，眼珠一弹，甩门出去了。

女儿女婿面面相觑。

女儿责怪道：“你干吗不丢远点，就丢在对面的垃圾筒里！”

女婿辩解：“你不是说前面会遇熟人吗？”

报 酬

传来了老汪的好友病故的噩耗，老汪痛定之余，决定写封信安慰故友的家。鉴于自己近期捉笔艰难，嘱比较熟悉情况小儿代笔。小儿很少动笔，更没有写过此类信件，起先不答应，后见墙上挂了本精美无比的新挂历，心中一动，提出以新挂历作为报酬，更换小夫妻房内的旧挂历。父允诺。

小儿冥思苦想，字典也翻了半天，安慰信写成：

孩子们：

知你父已死，不必伤心，我是你父的好友，我不心痛，也不来参加追悼，你们也要像我一样，看得穿。

大家知道你父很有钱，家产也多，你们真有福。现在遗产终于可以分给你们，是化悲痛为力量的时候了，看在遗产面上，值得庆贺。

祝：快乐！

汪××

×月×日

老汪不看则罢，一看气得吹胡子瞪眼，当

小儿伸手取挂历时，老汪使出全身力气，喝道：“放下！你不配拿。”

小儿愕然。

“我有优厚的报酬给你。”

“什么？”

“阁楼上的那堆数十年前的老挂历。”

“要这些干吗？”

“我让你跌回那个年份里去，从头学起……”

可怜的一对

公共汽车突然一个大颠簸，一车的人全向前倾斜，一位大爷几个趔趄，摔倒了，大伙七手八脚地扶起他。“对不起，能给这位大爷让个座？”扶大爷的人对旁边就座的一对青年男女招呼。可一连几声，那女的毫无反应，那男的慢慢转过身来：“别误会，她是个哑巴，我是个假腿人。”原来是可怜的一对，车上的人投以同情的眼光。

汽车停站了，哑女搀扶着男青年准备下车，人们自觉地闪出一条道来，让这对残疾人下车。

汽车刚发动，人们看到车尾有两个人边喊边急奔过来。

“我的皮夹包忘在车上了，里面……”女哭喊着，男的几个箭步吊上车门，伸手要包……

一车的人全惊讶了！

消 火

新婚不久的小李夫妻，犹如一对“好斗的鸡”，常常闹个不休，外加一个摔东西的怪癖，常常使“战火”不断激增。吃饭头上一冒火，一桌饭菜全掀了，另一个也不示弱，操起水瓶、碗、罐也跟着摔，如果“战火”再升级，手表、录音机之类也难逃厄运……

小李夫妻吵归吵，终不见有离异之心，不过几个时辰，又和好如初了。就是摔坏了东西，得花钱添置，小李夫妻工薪并不高，每次添东西，才愁紧了眉。这时候两人通过个经济制裁法：男的摔坏，烟酒钱里扣，女的摔坏，服装钿里赔。但摔惯的手总是痒，东西一添好，下一次又照摔，长此以往，家中彩电、冰箱、空调也不保险。双方协议，今后再遇“战火”，就拿家里的“软”物替代，如衣服、被子、枕头、鞋子……，可是一旦“战火”挑起，才发觉这些“软”物不及“硬”物过瘾，不及“硬”物来得声势大震。家中的“硬”物又成了“战火”的替罪羊。

小李夫妻俩很快感到支不抵债了，心血筹

集起来的家，有迅速亡之的可能。“嗨，我们生来这种脾气，有什么办法……”天长日久，他们也终于注意起对门小王夫妻，人家也是新婚，可从来没有听到隔壁传来半声高低的话……。怎样向人家讨教？小李夫妻俩都觉得不好意思开这个口……

一日休假，小李夫妻也自己动手，杀鱼宰鸡，准备美餐，乘着空隙，小夫妻俩钻到电视前……，那知紧张的球赛扣住两人的心，等到焦臭味飘进鼻孔，锅内美味成了苦味。枉了钱白费了劲，男的心痛，就往女的身上出气：“你这妖婆，尽不管事。”女的也不示弱：“你这贱坯，活该没有吃福！”接下去又是摔锅摔碗“劈劈啪啪……”好不热闹。

这时门外也传来“喇喇……喇喇”的擦锅声，女的顺手打开了门。原来对门小王夫妻也是一样，迷了电视，烧焦了锅，现在忙着在清理。难道他们不心痛？小李夫妻百思不得其解，停住了战火，贴着门，张着耳朵，决心听“壁脚”。过一会儿，对方敞开的门内男的在说：“真倒霉！”门外擦锅的女的说：“怪我，一心看电视，没有照顾好”。门内男的说：“怎么好怪你？是我的责任，昏了头，全忘了……”

听“壁脚”的小李夫妻，瞪大了眼，呐呐

地说：“小王夫妻真会抓‘责任’，而我们只会推‘责任’……。”

事故见报后

王厂长勃然大怒，一拳击向桌面：“哪个‘青山’，一定得给我查出来。”

安全员小董本能地啜嘴：“不知，真……”刚才小董无意间发觉了当天报上登了一则短讯，报道了前天最令他们头痛的一场机器设备爆炸，三人重伤的大事故。报道署名是“青山”，厂内没有这个人，认识的人群里也排不出这个名，他把报纸展给厂长看，王厂长看了，如同挨了惊雷，脸色变成酱色，接着又吩咐道：“你快去给我复印十份，发给各个科室，大家帮助找找，找出这个喜欢在人伤口上捅刀的人，问问他怀着什么目的。”

小董不敢怠慢，遵令去了。

一圈下来，毫无结果，小董再次来到王厂长面前，厂长一个劲地追问：“你想想，你把这起事故对谁说过。”

小董额上渗出了汗，怎么回答？这样大的事故一出，他小董就是嘴巴子再紧，也难免有亲朋好友、邻里街坊钻天打洞来打听。他不说，别人也会向其他人打听，难道这些人都是

嫌疑？

“是谁起劲地追问过你？”王厂长提示着。

“……对了，厂长。那天你女儿找您时，缠过我问起事故的具体情况。”

“什么？静岚！不可能。”王厂长忿忿地说，同时白了小董一眼，心想，事故后自己为着大事化小绞尽心机，难道女儿会拆台。兴许小董这机灵鬼要耍什么花招。想了想，就不再向小董追问，挥挥手：“你回头给我排排，再给我说。”

小董并不肯退出，低头比划着，半晌说：“王厂长，肯定是你女儿静岚，青山是她的笔名，正好是静岚字的半个。那天她还去过现场。”

“去过现场，不能肯定是她，再说她生来对什么事都感兴趣。”王厂长嘴上那么说，可口气软了。经小董这么一分析，他不得不考虑有这种可能性。

回到家，王厂长一问，静岚一口承认，王厂长气愤至极，牙一咬，操起手朝女儿脸上打去：“谁叫你写的，你知道，报上一亮，全厂人一年的奖金，都给你坏了，还得接受罚款，企业升级成了麻烦，你……。”

静岚如同木头定住了，她没有料到，慈父会这样怒不可遏地动手，并给她套上一连串的

罪名，她捂着脸，好一阵才从惊恐中还过神来，她常从正面采写一些表扬稿，反面报道是她第一次，考虑再三，用了个笔名，结果……嗨！她一边拭着泪，一边冲着父亲说：“爸爸……难道事故是我给造成的？为何不去找事故的真正原因？”

王厂长蔫下去了。

开会之前

陆伟一上班，李秘书走来通知：“半小时后开局务会，你们科长调走了，局长意思让你参加。”

一个会议通知，足把几天来笼罩在陆伟心头的乌云驱散了，他在心中琢磨：老科长一走，新科长不会派来，他和倪锋两个竞争对手中，自己可能是优胜者。

李秘书一走，倪锋来上班了，畅想中的陆伟精神一振，热情地迎上去：“倪锋，局里马上开局务会，我们两人中去一人，我……”他本想把局长的意思讲一下，可是话到嘴边转了个弯，心想反正局长定了，不妨假客气一番，以显示一下自己的磊落与大度，于是改口道：“我你谁去！”

倪锋一怔，从陆伟那长长的“我……”上似乎预感到什么，于是突口而出：“我去！”口气不容置否。

陆伟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倪锋一点也不谦让，真是假客气碰上真老实。让倪锋去，白白送了个“机遇”给他，而且局长也会对自己

／沧／浪／／／／

已产生看法；不让他去，自己刚才是与他商量的，他既出口，怎好随便否了他，陆伟为自己的刚才的蠢举悔之晚矣。

陆伟心中清楚，他和倪资格能力不相上下，两人都是大专生，能写会道，按理早该提个科长当当，可是偏偏提干的美差常跟他俩开玩笑，每回挨不上他俩的边。他俩共同被抛入“遗忘的角落”。各自都作过无数回的努力，各自都经受一次次灰心丧气，受尽煎熬。陆伟小倪锋两岁，却比倪锋早入“庙”二年，都接近不惑之年，都有怀才不遇“心病”之苦，久而久之，同病相怜，都有看破“红尘”、识破“官场”之共鸣，都有超然物外之清高。没想到两颗自傲的心是那样脆弱，一个会议通知的诱惑就如此之大。陆伟得到局长的点名参加，使他感到受宠若惊，却偏偏这时遇上个疙瘩对头倪锋，叫陆伟好不甘心。

陆伟迅速拨通了秘书科的电话，现在峰回路转的办法，只有借李秘书之口再通知一下。可电话里回答“李秘书不在”。陆伟站在门口紧盯着门外，希望李秘书再在门口出现，同时又希望室内的倪锋别走，一走整个事儿就糟了。

倪锋并不理解事儿“糟”与不“糟”，他站起身要去开会了。陆伟就此失去了冷静，两

手两脚在门框上撑开了个“大”字，一边紧张结巴地说：“你等等……李秘书……通知。”

“不是已通知了吗！”

“有……错！”陆伟很清楚自己的失态。但他已顾不得这些了，原来想“君子”风度一番，看来对倪锋行不通，也只有这样了。现在最要紧的是：李秘书快快出现，总不能这样僵持着。

天助也，李秘书终于再次在他们门口出现，陆伟慌忙叫住：“李秘书，局长叫我俩谁去开局务会？”

“你去，不是跟你说了吗。”李秘书有点不耐烦。

李秘书的话给倪锋使了个“定身法”，他望着陆伟收回“大”，急促去开会的背影，陷入了嫉妒中，烦恼极了，哭丧着脸吐了句：“你我都不够格。”

电话铃响了，李秘书又下达一个局长通知：让倪锋代局长去市里开一个会。

倪锋脑中的怨恨瞬时全逃逸。原来局长不让他参加局务会是另有打算，不管这个猜测对不对，他心中这样认定。

出门时，突然倪锋想到陆伟知道不？得在他桌上留个条，就说我去市里参加个重要会议。不！会议重要不重要，不是关键，关键是

自己代局长开会的身份儿。倪锋这样想着就写下一行字压陆伟桌上：

局长让我代他去市里参加个重要会议。

稿 子

一农村老汉走进某机关大院的传达室：“稿子，我拾到稿子啦。”大概是激动，声音也有些抖。

“什么，戒指，拾到戒指啦？”埋头分发报纸的传达员小伍抬起头来，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悻然地说：“要是戒指，才不会往这儿送呢？没有这样的好人。”顺手扯过厚厚的稿子瞄了瞄又塞回，“没名没姓的，上哪儿找，正忙得呢，不管这事！”

老汉被拒，只得退出。

报纸分完了，小伍坐下休息，猛见某办公室新提拔的宋主任在传达室门口东张西望，小伍即招呼宋主任进传达室，试探问：“找东西？”

“哦！”

“是文件稿？”

“你怎么知道？”宋主任两眼放光。

“别急，你等着。”小伍冲出传达室。

大门口，斜对面席地坐着那个农村老汉，小伍惊喜地喊：“大爷，你没走？”

／
／
／
／
／
／

老汉没理。

“大爷，刚才难为你了，把稿子给我，我去找人。”小伍满脸笑意。

老汉犹犹豫豫把稿子交给了小伍，盯着小伍看了看，一句没说，走了。

小伍这才注意稿子上头有红笔写了几个字“速印发”，标题是《×××全面规划》，怪不得宋主任那么急。

这时宋主任也急不可待地跟了出来，见小伍手中稿子，接过一看，眼睛一亮，一拍小伍肩：“家伙真行！哪找到的？”

小伍说：“风刮到那角落的。”

宋主任一抓头皮：“刚才我骑车，一个急刹车掉的。”又轻轻地对小伍说，“丢稿子的事，可别往外传，知道吗？”

小伍心领神会：“当然……”

（注：吴方言中戒指和稿子谐音）

画师择婿

小城以聚集各类画家成名，小城以画画专业最能赚钱。

小城最有名望的，也具代表性的画派，是柴翁老先生的传统画风。

柴翁膝下无子，仅有一美如天仙的爱女。视如掌上明珠。小姐年方二八，正值婚配之龄。上门提亲者，大有踏平门槛之意。

柴翁与爱女商量，爱女羞羞答答非要授权于老父做主。

其时，所谓规规矩矩的人家，子女婚配全由父母做主，柴翁也就不再推让。

柴翁择婿，就像他的作画，很有个性。他把择婿条件贴于门外：只需应征者各持自己所作的得意之作前来，当即就可定夺。

柴翁的告示贴出后，很快在小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年轻的后生，兴奋异常，各自把自己打扮得英英俊俊，手持满意之作。柴翁门前，每日门庭若市，人声鼎沸。可每个人都循环着这样一种状态：满怀信心进去，或垂头或冷笑着出来。出来的人这样议论：上了这老头

子的当！他根本不看画，接过画几乎眼都不眨一下，就毁于他的手下，或撕或团，嘴上还嘀咕：“不是你的作品”。他一不仔细观赏作品，二不仔细端详来人。这哪像在择婿？

有一叫根的后生，从小酷爱绘画，因家境贫困，无钱请师，一直靠自己摸索。他的作品，内行看了都摇头，称道：不伦不类不像样！根自己却很沉浸，摆了个画摊，边买卖边作画。他的作品虽卖不起钱，但娘儿俩的生计倒也能维持了。根生得不算丑，年方二九，只是还没有人前来提亲。那日，他从摊前挑画者嘴里知晓柴翁择婿一事。回到家，当做趣事说与娘亲听，为娘的心中一动，劝他不妨一试。根寻思，两家门不当，户不对，悬殊太大，只恐枉费心机。娘又劝道：趁此良机，吾儿还可下力作画，所得画画也可卖个好价。根听娘的话，收了地摊潜心作画。所作的画画都比原水平略胜一筹。

根经精挑细选，携一对鸳鸯戏水之作，也寻到柴府。这时的柴府，已没有了先前的那番热闹。根有些犹豫，怀疑自己是否太异想天开，是受幻觉的作用。但根想着自己这几天来的努力，还是鼓足了勇气，走进了柴府。

柴翁坐在堂上，表情冷冷，堂前地上满是撕破损坏的画，根心想这些已变成废纸的画

画，一定不会亚于自己，这样想着，根就有些犹豫，呆站在那里，不想递画。柴翁也不催促，还是一旁的管家忍不住，提醒根。根只得递画，柴翁接过，瞄了下，吐出一句“胡闹，这算画？”根一听，脸羞得通红。就十分后悔自己前来，就十分想取回自己的画，赶快逃走。可根还没来得及索回画，这位画家大师，已经毫不留情地当着根的面开始撕画，根惨叫一声，扑上去，夺过自己的作品。幸亏柴翁是稳稳地坐着，不然也吃不消根抢画的冲力。根拿了画，转身想走，柴翁叫住：“我还想看看”。根不允：“我不能让你撕，我要带回去卖的”。柴翁就问：卖多少价？根就说了个十分昂贵的价。柴翁点头说：“我买了！”还保证不撕。

根十分奇怪，一代画师却要我的作品？根百思不得其解。

回家说与娘亲，娘说：不管怎样，我们不要这不明不白的钱，去还！

根又寻到柴府，堂上的柴翁正与一位多少人朝思暮想的为之倾倒的柴小姐在一起评论根的那幅画，根偷偷地打量着小姐，也正遇柴小姐羞羞答答射来的目光。柴翁“哈哈”一笑，对根说：定了，就是你。

新婚之夜，根终于寻得机会向新娘提出疑

问：“我的作品比不上别人，为何选中了我？”
新娘说：“看得出，这才是你自己作的，没有虚假。能够寄情于自己并不好的作品，今后也会寄情于渐渐老去的我。”

第四辑

珍惜生命的每一瞬间，每瞬间就成为永恒的美丽；热爱生活的每一角度，每一角度都会绽开生活的红玫瑰。
摘自《摄影册》

绿色的赞歌·路警

这里原本有一片自然的绿色：绿色的庄稼，绿色的树木，编织着绿色的希望。

只因肆虐的洪水把一切冲涤得荡然无存。生命在混浊的洪水中挣扎、拼搏……

正当绿色世界悄然殆尽之时，翻滚的水面上飞来了一支似箭的绿色，这绿色带着一股巨大的力量、巨大的温情、巨大的信念冲来……

困惑中的人们非常熟悉这支绿色，在每次灾难祸害面前，这绿色都会从天而降。这绿色神圣而又亲切，这绿色是生命的支柱。这绿色使攀援在“孤岛”上的人们得救了，这绿色使悲怆飘流的人扯住了命运的缆绳。而绿色自己却在洪水恶浪中时沉时浮，做着各种艰险地拼搏……

哪里有险情，哪里有召唤，哪里就有这支绿色。为了灾难中的人们，绿色不惜生命的代价，这支绿色是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钢铁长城，这支绿色是11亿中国人民心中骄傲的守护神。

绿色来了，沉落的希望再次升起……

是十字路口选择了你，还是你选择了十字路口？一身戎装，辉映着青春的色彩，日晒雨淋，你在这里自豪地举起了手……

为了千万涌动的人流，你把自己铸成一座海上航标，把争先恐后，随时可能触礁、搁浅的人流，指挥成一股流淌的小溪。

你的矗立，是为了车水马龙的畅通无阻。你的手语是你的心语，向通向这里的人们道一声平安，送一份温馨，寄一份追赶前程的遥祝！

和平鸽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周身涌动着一股激情，载着主人倡导和平的向往，翱翔于广袤的原野。世界还有无数未解困境的难民——对你翘首相望。

回忆五十年前的往事，叫人痛断肝肠，一场人类自己制造的灾难，使冢墓之中阴魂不散，个别人为满足恶性膨胀的毒欲，想把你连同千古遗恨一起埋葬。

不绝的你，在世人的仰目中代代衍生，阳光为你导航，主人给你灵魂。

开 发 区

这里大片的土地是在种植。种植几代人的梦，种植几代人的希望。

当人们深思熟虑后，这里开始破土动工，几代人梦中的海市蜃楼，蓬莱仙境慢慢地埋进土里，慢慢地开始生根发芽，慢慢地抽枝成长，慢慢地开花结果……

收获的季节里，爆竹声声，人们喜气洋洋、欢呼雀跃，特别是老人，皱巴巴脸上漾着孩子般的笑：“太美了，真神！”老人们不敢相信，这辈子在这片土地上，能够长出这样的果子。仿佛昨天还在眼前，今天已替代了昨天，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其实，希望和成果、汗滴和果子，不一定成正比的发展规律，如果决策者播下的是不成熟的思虑，那么，这已不是简单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也许赔了种子、也许得到畸形的果子。这比祖祖辈辈弓腰曲背的种植艰涩得多，严峻得多。祖辈种植影响着一年一茬，现在的种植却影响着几代人的生活与进取。……

这样的种植，是广播智力、心力兼体力，应该说，只有现代人有勇气有能力播好种子……

梧桐树·城市新建筑

在宽宽的公路两边，站立着两排梧桐。春风撩拂而来，梧桐虔敬地接受大自然的阳光雨露差遣，伸展出千万只绿色的手臂，在公路上空热热烈烈地相握致意。公路的上空覆盖了一片荫翳的绿色，组成了一道绿色的隧道。

盛夏里，梧桐树托住了绿茵茵的太阳，把一片阴凉送与匆匆而行的人流、车流，燥热的人们舒适地叹了一口气后，又向更深的绿色隧道进军……

城市不断耸立起新建筑，也不断竖起自己的形象。

高层建筑那一扇扇明净的窗口，就像一只只慧眼，极目远眺，评品着一幅幅精美的剪影，眼睛把信息反馈到大脑后，大脑又在作城市装饰新构思……

新城市和春笋结下了不解之缘，雨后的春笋破土而出，节节拔高；春笋成竹了，当了城市建筑的脚手架，又节节拔高了城市、拔美了

城市、拔新了城市，所以城市新建筑发得旺盛、发得有力。

在新的美的抽发迅长的同时，旧的古的在隐退消匿，对抢救古文明，人们又倾注了一定力量，让古建筑协调地站立在新建筑群中。

呵，这就是我们的新城市。

新年·爆竹

日日复日日，月月复月月，年年复年年。旧日子头也不回地悄然而逝，走得匆忙，走得朦胧；不管你是否看清它，是否认识它，它不肯逗留，不肯回首。

它这样走了，在你的人生历程中留下一页永远抹不去的确凿记录。那记印还十分新鲜——有的人留下辛勤的成果，留下前进的足迹，留下攀登的指痕，有的人留下几声无聊的大话，留下懒散的呵欠，留下后悔的叹息……

翩然而至的新年，从现在开始，过去的就过去；活生生实实在实在在从现在开始；充满色彩、声音、生气和活力从现在开始；一天天，一步步，走向未来，但不是未来。美好的未来从现在开始。

新年开始，激情和喜悦伴着成熟和设想起步，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积蓄力量，迎接新的开端。

在辞旧迎新的日子里，你们满天飞、遍地

跳，一颗颗炽热的心只要遇上热情地火，就不惜粉身碎骨，恨不得把一切的一切都化作吉祥的语言，化作衷心的祝福，把真诚和幸福献给人类，洒向人间，那怕把自己燃成灰烬……

一张张仰起的脸，一双双睁大的眼，一颗颗提起的心，都对着你们欢呼，对着你们雀跃，对着你们微笑！

根·春雨·水仙花

只要你能转过身来，钻出土壤，就能享受到阳光的温暖，领略到莺歌燕舞的美妙；可你却忍辱负重，顽强地向地底下奋进，竭尽全力。

因为你懂得，不是这样，春天就会飘浮在云彩里，永远也降不到大地上来。

为什么你不愿居住在高高的天上？那儿有云朵会增加你的风采，还会增加你高度和地位，而你偏偏钟情于大地，不管距离多遥远，一头扑向大地，你欢快地舞姿，把大地搅得不平静，一个涟漪接着一个涟漪……你想把情感化作珍珠馈赠给大地！你想把思念化作甘露滋润着大地！

你把纯洁的爱倾注到绿色植物里，向植物叙述你的心语，一棵棵庄稼、一株株小树，一丛丛花卉，被你唤起了激情，打破了往日的宁静，从心灵间萌发出翠绿绿、活生生的信念。

你的爱催发了一种力，于是一个姹紫嫣红

的季节更加绮丽、更加诱人……

我为你献上一勺清泉，你便从剖开的球体内探出不屈的根须，那根须带着浓浓的绿意去感触世界的温情……

你靠着水和鹅卵石执着地站立，分明在告诉我：即使没有泥土，也不要放弃生存的希望和勇气，要珍惜自己的每一方天地，所以你的叶脉间奔涌着热烈的春潮；所以你的内心吐露出朴素而美丽的小花，漾着微笑，洒着郁香……你塑造出生命的美姿和力度。你给我的案头、给我的斗室增添了生机。

我给你一勺清泉，你给了我一颗青春勃发的心。

向日葵·石榴·茶叶·水泥

你从黑黝黝的土里探出头来，金灿灿的太阳吸引了你。你的脑袋里开始思索一个大问题：阳光为什么要给世界这么多的奉献这么多的热爱？你日日追逐着太阳希望得到答案。

你领略了阳光浓浓的温情与希冀……虽然也有电闪雷鸣，也有暴风骤雨，可是你总是昂扬着头，期待着天穹。经过漫长的岁月，你脑中的思绪越来越多，期待的答案慢慢清晰。当你成熟的时候，人们读到你写给阳光的字字句句……

夏季风在肉体里膨胀，看不清你的内心常常思索着什么？当走过一个漫长的季节，你用全身力气咧开大嘴：叙述着真真实实存在过的夏天。

生长着，深沉地体验着阳光和细雨，把春天的思考托在叶片上。

采摘下，蜷曲起生活的痴恋和渴望。
投身进，热腾腾水汨汨的世界。

快要凝固了。要凝固之前，你反复过滤了情感：不能再像水和泥般的苟生，要使自己承受生活的重压和锻炼，就得铸就钢铁般的意志和信念。

桥·给老师

因为有江、有河、有小溪，才有了那无数的桥；也因为有了我们，才有了神圣的桥。大自然的桥，固然可敬可爱，可难以与我心中的桥相媲美。

桥——把我们从蒙昧无知的孩童，送到知识的彼岸。彼岸是个全新的天地，宽广的天地，登高望远，五彩缤纷……。彼岸阳光绚丽，空气清新，我们在这里生长得更快更壮实更茂盛。我们融入了彼岸的春天中，我们快乐，我们自豪，我们可喜可贺。

回头望，一批又一批的人沿桥走来，敦厚的桥墩巍然挺立，桥把所有的情感汇入自身的负重之中……

辞旧迎新的时刻，老师的案头上飞来一张张五彩缤纷的贺年片，犹如预兆丰年的雪花，送来了片片纯真片片微笑！

桃李成熟了，桃李远去了。园丁与桃李之间似有一条长长相思之河。一年年，一岁岁，

这贺年片就是纽带，就是桥梁，系着两头，沟通两头。一句句肺腑之言，一句句新年贺词，如同温柔的春风吹进老师平静的心田……

书包·风筝

在妈妈的眼里你是装满希望的口袋，所以背在背上总是那么负重；在老师的眼里，你是种子的外壳，只要浇注一定的心血，就能破壳发芽；在我稚气的眼里，你是一只只小鸟，能够飞向广袤的蓝天……

你的食物非常丰富，源源不断，你的胃口年复一年地更新，随着消化、吸收，结出一个个智慧的果子。只有懒惰者“望而生畏”，始终害怕你的肚量。

你的内心世界无比美好，你的胸怀特别宽广，你能容得下古今中外，可你从无所求，只有一个宗旨：作我学海中的一叶扁舟……

孩提时，母亲为我编织了一只只奇花异彩的风筝，我高兴地牵着线，把风筝交给上空。风筝在广阔的天空悠然自得地飞舞，我在地上跑着跳着喊着笑着……

长大了，我成了母亲的一只牵线风筝，无论我走到哪里，身后总有一根母亲用心系住的

绳索……

当我有孩子时，我再次成了放风筝的人，企盼的长线随时间推移越放越长，又越收越紧，爱的长线 and 希望的长线缠在一起……

／河／桥／头

阳 台

你伸展突出，并不是为了炫耀，并不是为了获取奖励与报答。你懂得：高楼很高，大厦很大，而你很小，你依附高楼而存在，高楼又偏爱你而生活，你是高楼身上的手掌、眼睛、鼻子、嘴巴……

你把最温暖的太阳送给女主人，晾衣，晒被，使生活实实在在，干干净净。

你把芳馨留给男主人，种花育苗，结出饱满的果实，为生活添加了生机与活力。

你把白云、鸟儿、星星、月亮、田野、房屋、人群……捧给老人孩子，尽情地眺望，脑瓜里便爬出美丽的童话，玫瑰色的幻想，使生活充满热望……

每个阳台便是一方世界，太阳的爱意和月亮的柔情在这里打了个折，钻进了房子……

摄影册

躺在摄影册里，是30余个春夏秋冬的一个瞬间，一个个一瞬间连接起来，便成了一条长长的生活轨迹……

童年，掉了牙的稚笑里，隐含着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甜蜜；少年，乐陶陶的微笑里，裹着机智聪慧、活泼向上的追求；青年，灿若朝霞的微笑里，洋溢着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信心……

时光无拘无束，轻轻流逝，逮不住也抓不牢，只有通过这一瞬间的曝光，才能真真实实地留下美的现实，爱的情怀……

翻翻、看看，便能咀嚼出生活的滋味，便能牵出讲不完、听不厌的一串串长长故事。

珍惜生命的每一瞬间，每一瞬间就成为永恒的美丽；热爱生活的每一角度，每一角度都会绽开生活的红玫瑰。

腊 梅

——写在《吴江报》复刊之日

一阵芬芳馥郁的花香扑鼻而来，引我调头找——腊梅！

因为喜欢，我曾栽种过，不是季节，不是内行，腊梅不肯接纳我这份偏爱，枯萎了。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我站在朋友家的腊梅树下，领受着腊梅素雅高洁的风姿，羡慕不已。

《吴江报》再度复刊，也选择了那么个腊梅花开的季节，红红火火，热热烈烈，使人忘了寒意忘了季节，就那么几个月紧锣密鼓开印了。这不是我种腊梅，行就行，不行就不行，这是非栽好不可的。市委市政府主意一定，就有那么几位精明干练之人士，竭精殚力，苦心经营。灼热的激情垒筑起吴江人自己的眼睛、嘴巴、歌喉……

《吴江报》选择腊梅季节开版，就如同腊梅，虽然稚嫩，但却刚强。它将不断地劈刺时代的大潮，从而展示出吴江人自己酿制的芳馨，呈献吴江人自己瑰丽的花朵……

街心公园·思鲈石

街心公园很美，就像城市发髻上一个美丽的蝴蝶结。

早些时候，城市忙碌于自己的生存，无意美化它；现在城市长大了，高楼大厦耸立起来，平坦的水泥公路舒展开来……整个城市就像美丽的少女有了花容月貌，有了婀娜多姿的身段，便想打扮自己，便想以崭新的面貌显示自己。于是城市有了这座长长的街心公园，有了亭台榭阁、人造喷泉瀑布，更有石驳围岸、小桥流水、奇石异立……柳枝依依，给街心公园穿上一身绿生生的春装；花儿争艳，散溢着浓郁迷人的芳香；绿草如茵，默默地容纳着一天天不断增多的欢歌笑语。

每天无数游人在此歇息、畅谈；每天无数游人在此寻求荫凉和温馨。初来乍到，谁不惊异于这人工造化的雄伟壮丽，感叹于这左右上下融为一体的神巧？

每天每天，街心公园仍在不断地翘首凝望，为的是跟上年轻城市相应的发展速度，为的是一颗颗对它寄予希望的心，从而使自己这

朵美丽的蝴蝶结相配于充满青春活力的城市。

我以嶙峋的形态，站立在吴江繁华的街心公园。我不是花岗石，不是大理石，不是汉白玉，不是釉瓦瓷砖……，我就是我。我在吴江人期待中竖起，我以我的朴素无华，我以我的深沉，我以我一腔赤子之情站立着。

我的身上点缀着婀娜多姿的石松，四周有草坪、绿水、苍松、鲜花环抱，还有飞银溅下的人造瀑布作伴。我承受了四面八方涌来的注目礼，老人安详的，情侣甜蜜的、孩子天真的、还有外乡人欣喜的……

吴江人塑造了我一身的灵气灵感，风撼雷打，我纹丝不动，始终站立在这个位置上，注目吴江人匆匆行进的步履……

我也知晓吴江人肩上的担子，压在吴江人肩上如同压在我的肩上；我也领会吴江人眼中的目光，充满信心和力量。

我感到幸运，我在吴江这块热土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人生偶得

· 伟大与渺小

感觉告诉我，我来了，世界也便来了，我走了，世界也便走了！

我面对宏伟壮观的人工建筑群、巧夺天工的精美作品……我常想：人是多么伟大，人是感知的动物，有意识有思维，有语言善表达，还能创造惊天动地的伟业。地球虽伟大，然而地球自身无意识无灵感无触觉，它不能述说不能倾吐。

人，好伟大！

当人面对大自然剧烈运动，比如地震、山崩、海啸……，人是那么软弱无力、无可抗拒，这时候感知算什么？意识算什么？还不听从大自然的摆布！虽然有时意志能创奇迹，可毕竟有个限度。面对大自然的狂虐，人又显得渺小。地球能存在亿万年，地球上的山山水水也能挺立流淌亿万年，而人宝贵的生命却那么短暂，人走了，世界并没有走。

人算什么？太渺小！

今日属于我

“光阴如箭”，小时候学得这个成语，十分喜爱，常常在每篇作文开头套上这美丽的“帽子”。那时并不理会词意沉甸甸的感觉。少儿时，常睁着迷蒙的眼睛看着弱冠、而立、不惑时的人，认为他们好大、好懂事，而我要到这个年龄得好长一段时间，得学好多东西，可没有等我学到“好多东西”，人就大了，就到了弱冠、到了而立、到了不惑！回头看看，瞠目结舌，蹉跎岁月，这么快？我是原来的我，仿佛并没有长大，可我真的长大了，也将老了，于是羡慕起比我年龄小的人。可是渐渐地我发现比我年龄大的人正在羡慕我这一年龄。时间飞转，拉不住，挡不了，平心而论，它对谁都是公正无私，不偏不倚！

我读文嘉的《今日歌》、《明日歌》，心中似乎平衡些。管它年龄不年龄，时间只有今日和明日，“努力请从今日始”，光阴也许不如箭。

今日属于我！

第五辑

我们的生活需要
各种各样的事物
来美化。

摘自《礼貌也是
美化生活》

礼貌也是美化生活

走进干净的农贸市场，向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农买了些蔬菜，因为匆忙，忘了付钱，转身就走，突然反应过来，赶紧回头补付，并向老农致歉：“对不起”。那老农憨厚地说：“不要紧的，是我不好，没有提醒你。”一斤蔬菜，几角钱，区区小事一桩，然而必要的礼貌，瞬息间达成的一种和谐谅解的气氛，却是无法用金钱换取的。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已经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对于物质文明深入发展的今天，确实不可忽视。塑造美的心灵、培养美的语言、倡导美的行为，“大力提倡文明礼貌、助人为乐……”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与物质文明配套发展不可缺少的。很难想象一个硬件设施不错的商店，配上个凶神恶煞的店员，能够打开这家商店的局面。

我国是文明古国，礼义之邦。我们的民族是一个有着高度精神文明传统的民族，很强调修身立德。《水浒》中有这么一个细节：李逵和燕青赶了一天的路，欲投宿在一户人家的门

前。李逵上前敲门喝道：“有胳膊有腿的，给我轱辘出一个！”一位老丈开门探问：“官人何事？”李逵虎眼一瞪：“今晚，俺要在你家睡觉！”老丈气得立即把门关上。燕青上前叩门，待老丈再次开门之后，燕青双手一拱揖：“老员外，俺兄弟俩人赶路困乏，求在您门下借宿一晚，明晨早行。”老丈高兴地请他们进屋。李逵对燕青嘟噜了一句：“一样的话，你说得好听。”李逵还有半句话没有说出口，但他心里明白，就是这句好听的话，才使他们借宿大获成功，否则就是不行。这虽然是故事的描写，但我们现实生活也很有借鉴，小小的礼貌用语，有时也有不可抵御的作用。

我们的生活需要各种各样的事物来美化。比如现在创建卫生城市，整齐的市容市貌，到处色彩缤纷的鲜花，翠碧欲滴的绿叶，雄伟壮观的高楼，水木明瑟的公园，还有鲜艳整洁的服装、别致新颖的商店摆设，这些都可以增添生活的愉悦感、幸福感。这些可以说是外在之美，可以使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是物质文明的美，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内在的美，可以使人修身洁行、和睦相处，是精神文明的美。当今来说，需要我们在继续加大物质文明建设力度的同时，加大精神文明建设的力度。事事处处讲文明、讲礼貌，努力营造一个人与人之间

和谐默契的良好氛围。这也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美化，生活美化和环境美化结合起来，就能融为一个整体的美化。

灵魂的大洗礼

我小时候看过小说《红岩》，那时候捧着《红岩》边看边流泪，英烈们一个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故事，深深留在记忆的深处。

20多年过去了，20多年中，每当听到《绣红旗》这首歌时，还让人遥遥地回忆起先烈的事迹，有时我会随音哼唱，而我的孩子却责问我：“唱的什么呀？莫名其妙……。”孩子除了关心自己的学习，有些东西他们确实不懂。我们也懒得给他们上“过时的政治课”。

久违了的英烈今天又一个个血肉清晰地站立在眼前，苏州市委宣传部特邀了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的厉华馆长来苏州作了一场《红岩魂》的报告，报告中许多真实地鲜为人知的故事使在场许多人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原来红岩精神在今天更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正是对革命信仰执著地追求，使英烈们“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在被称作“活棺材”的“白公馆”和“渣滓洞”，先烈身经令人发指的心身摧残

残酷折磨，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们表现了义无反顾，在所不辞，视死如归的革命情操。红岩精神是革命先辈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同样是我们今天改革开放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红岩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力量和思想境界的一个升华，也是我们今天需要继续弘扬光大的民族之魂。

在苏州展厅的留言本里，我看到好多学生的留言，其中一个学生写了这么一句：看了一次《红岩魂》展览，胜读十五年的书。我想这位学生道出的是心里话。就说厉华馆长谈到的“小萝卜头”宋振中，他入狱时才八个月，到他遇害时只有八岁，他是所有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狱中的八年生活，由于营养不良，使他长得头大身小，他不知道狱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糖是什么滋味，在所有难友一致斗争下，“小萝卜头”才争取到了一个学习文化的机会，黄显声将军成了他的老师。父亲给他削了一根竹签作蘸笔，母亲给他烧了点棉花作墨水，难友们每人省下一张手纸作练习本，他在黄显声将军那里看到了一支红蓝铅笔头，一划就有一个很清楚的记印，就要求用自己的笔和黄将军的换一下，黄将军就答应他在他学会简单俄语对话后送给他，经他刻苦努力，几个月后，他得到了这支笔，这支笔在他

手上一共才舍得写下四个字：大小多少。解放后人们重葬他的遗体时，发现了他腐烂的手上还握着一支没烂尽的红蓝铅笔头。“小萝卜头”的经历对于现代的孩子听来就像是天方夜谭。要什么有什么还处处不满足的孩子是否也应该接受一下这方面的教育？某小学六年级有位学生在写《红岩魂》观后感中写道：“看后懂得新中国来之不易，那些刑罚令人毛骨悚然，庆幸我不生活在那个年代，否则我什么都经不住，什么都会说……”孩子是一种真实感受的吐露，也说明我们今天独生子女在信念和性格培养上的缺陷。

再现《红岩魂》是现代人的—次灵魂大洗礼，对我们对孩子都是如此。

夕阳无限好

慕名前往君匋艺术馆观赏，因时间仓促钱老本人的作品见识得不多，倒是看到了钱老一生收藏的一些艺术精品。许多真品不是亲眼所见，是很难体会出其神韵的，如用枯笔所画的小昆虫，挂在墙上一品味，还真是振羽若飞，呼之欲出，让人赏心悦目。

钱君匋教授是当代著名的书画篆刻家，西泠印社副社长，现年90岁，他的一生矢志不移地投入书画篆刻艺术作品的创作和艺术作品的收藏之中。经他收藏的明代、清代、近代和现代名家的书画、印章、印谱、瓷铜器等珍贵文物有数千件。他为求到有些名画家的真迹，不知历尽了多少磨难。我从对我们作讲解的那位老先生口中了解：艺术品的收藏讲究的是真、精、新。为鉴定明代画家文徵明的手迹，他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拜访了现在都已作古的十多位知名书画艺术家，如住在北京的齐白石老先生当年已经95岁高龄，自诩为“封笔”，但还是被远道而来的诚意所感动，为他题了字，就在下一年白石先生去世。他的一生为收藏和

保护这些无价之宝的艺术精品，特别是逃脱那场文革劫难，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煎熬……

1985年春，耄耋之年的钱老，决定将倾注他一生心血的全部文物捐献给家乡——浙江省桐乡县。这在当地以及书画家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这样大批量的个人捐献。在我国还是个创举。一个爱之如命的人，怎么会悉数奉献呢？——热爱至极，奉献至极。

钱老的艺术生涯在80年代，可说是鼎盛时期，是最为成熟最为丰富的时期，他自己的作品连续不断地在北京、上海、长沙和香港等地展出，之后，他又多次赴香港和新加坡、美国、日本等地展出和讲学，另外他还撰写了十多种专集，如《钱君匋论艺》、《书画家印谱》等等。沉浸在艺术天地中的钱老，在他晚年，考虑的并不是把这些艺术珍品兑换成钱，或留给自己的后代。事实上他完全可以这样做，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大众。他的视野更宽广——把这些艺术精品集成一体，让更多的人了解祖国的艺术瑰宝，为传播民族文化艺术营造一个氛围。

夕阳无限好，夕阳是白天的总汇，在画家的笔下显示了成熟、丰富和浓烈，可以显示五彩缤纷、绚丽多彩。钱老一定不忘记“行百里者半九十”，是否能坚持满意地安排好他最后

的“十里”，将决定他百里征途成败的关键，他最后一步的选择都维系着他一生的命运，他的晚节于国于民于后代都具有一定的影响。他做出的这个选择不能不说他对祖国的前程充满了信心。

回来的路上，我在想，君匋艺术馆，实际上是汇集了一位老艺术家精神生活与艺术生命于一体的一个展馆。我由衷敬佩钱老的胸怀与胆识，并遥祝钱老幸福和长寿。

初生牛犊不畏虎？

闲下来翻阅一下报纸，被《解放日报》十一月三日“兽王无奈小牛犊何”的摄影寓言所吸引，报上刊登了8幅摄于哈尔滨北郊的“东北虎林园”东北虎与小牛犊鏖战的珍贵彩照。

一只小牛犊放进虎林，一只成年雄虎端着踌躇满志的模样，向小牛犊逼去。小牛犊发现老虎从灌木丛中钻出来时，吓得连退数步，四肢打颤，哞哞直叫。东北虎跃起扑上，小牛犊本能地用后蹄猛踢。东北虎接连使出扑、腾、（尾）扫、抓浑身解数，在步步为营的小牛犊前仍占不了上风。

这时第二只雄虎赶来助战，仍没法将小牛犊打倒。

发怒的小牛犊开始向东北虎发起进攻，这回轮到东北虎紧张了，尾巴像箭一般竖起。小牛犊再吼叫一声，东北虎落荒向灌木丛逃去。

古谚语虽有“初生牛犊不怕虎”之说，但那是在赞美一种勇气，而决不是说牛能胜虎，或说虎反过来怕牛犊。可是这几幅画却让古时的谚语演成了现代真实的寓言。摄影记者满以

为可以摄到一幅幅“群虎噬牛图”，却不了一场争斗下来，得了个意想不到的结局，败北的是兽中之王，取胜的却是没有成为食肉者美餐的弱者小牛犊。

一则现代寓言故事可以见仁见智。从小牛犊身上，可以赞美以弱胜强的拼搏精神，从老虎身上呢，也可以从反面引发深思，平时“饭来张口”过惯了人工饲养优越生活的老虎，肯化大气力去拼搏？去玩命？这些老虎最终是要被放归大自然中去的，回到大自然中去是不是能够适应还是个谜。再联想到现在儿童的家教问题，有些“小太阳”、“小皇帝”、“小公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要什么有什么，就怕不能上天摘月亮。这样养尊处优教育，从老虎的虎性减退事例中，难道不应该引起认真思索？

这组新闻照片，应该说是成功的。能够引起读者兴趣，发人深思，给人震撼。反过来，按照常规意识、记者原意，拍摄一幅幅老虎撕咬小牛犊血淋淋的照片，那么构成的新闻价值是远远不及现在的。新闻也要讲究质量的，我不懂新闻，但也懂得牛犊胜老虎是好新闻，而老虎胜牛犊也许算不得好新闻。

（载于1997.1.8《吴江报》）

文明与愚昧的击撞

一天，我途经流虹地带，忽见前面围着一大堆人。一看，原来是一个农村老妪领着个3岁左右的男孩，这男孩在地上拉了一堆屎，一个扫地的妇女正在指责老妪，而老妪强调孩子不懂事，围观的所有群众，包括部分刚从农贸市场里走出来的农民，也在七嘴八舌地指责老妪：“你这个人啊，脑子这么还是这样……”老妪在众人的共斥下，才停止声息，一方面拿过人们递给她的手纸清除地上的粪便。

我目睹此景，感慨万千。这事若放在多年前，有孩子这块挡箭牌，也就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不会像今天这样成为众矢之的。但现在不同了，市民创建卫生城市意识甚浓，作为市民都强烈地感到：我市若被评为国家级卫生城市，每位市民都有一种自豪感和荣誉感，这对吸引外来客商，搞活我市经济都是功不可抹，创建工作实际上也是两个文明建设的具体体现。广大市民都能自觉维护城市整洁面貌，但是极小部分，就像这位老妪，由于长期以来在思想上不重视，在行动上养成不良恶习，积习

难改。但毁林容易造林难。这部分人将成为全体市民今后长时间内忧虑的问题：国家级卫生城市若被评到后，我市是否能一如既往地保持优雅洁净的环境？

看来卫生与肮脏、文明与愚昧的击撞还将继续……

富 贵 病

节日里，一批朋友聚一起，又是大鱼大肉聚餐一顿。只是一位当经理的朋友迟迟不肯动筷，大家以为他客气“生意场上的，什么时候也这么文质彬彬？”经理朋友苦叹道：是这些酒肉存心与我过不去。最近体检，查出是胰腺炎，又是高脂肪，高血脂，所以不能再吃了。不想竟会同病相“联”，引出一个个呻吟，脂肪肝、高血压、糖尿病……每人或多或少都身兼几病，而且争病口气一个比一个喉咙要响，一个比一个激动。还是作东的A君首先意识到，及时给予遏止。

留下来的是我和朋友的一番感叹：如今生活大为改善，吃得好，玩得好，食有鱼，吃有肉，出门有车，养尊处优，却百病缠身，这个病那个病还不都是“富贵病”。

就说电视，有了彩电，娱乐生活和时事信息自然增多。可是电视把人磁铁般地吸引住，业余时间会被电视牵着牛鼻子转，直看到荧屏出现“再见”还意犹未尽。于是常常会出现头昏眼花、视力减退、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或

腰椎病、颈椎病……

还有日夜用上大空调，还会得头昏、喉干、心跳加速的“空调综合症”；住进豪华装饰的居室，油漆、喷塑、涂料及各种建筑材料，常常容易损体致病；长期佩带金银首饰，又会诱发红斑、湿疹等等皮肤病；长期坐在沙发里，也会腰酸背痛，浑身乏力……

再说说节日那个吃，还是那位经理朋友说：我的老父母过惯了粗茶淡饭，生活单调，反而身体健壮。而我却被“富贵病”缠住身子。其实现在的吃，已经不再稀罕，平常日鱼肉不缺，谁还像我们小时候，引颈企盼过节日，盼那个大鱼大肉地吃。相反现在倒很怕过节日，一怕忙，二怕吃。宴席间，大家都有同感，今后朋友相聚也可以改革改革。

历史总是前进的，我们并不是留恋过去的那种苦行僧。吃要吃，享受一下吃并不是不可以，看要看，接受一下现代信息有什么不好？用要用，现代化设施就为了提供舒适的环境。只是凡事总有个“度”与“节”，掌握适度，讲究科学，“富贵病”也是难以附身的，比如吃，少食一些高能量、高脂肪、高糖，多食一些天然膳食纤维的蔬菜；比如看电视，适当掌握每天观看的时间；还有适量使用其他现代化电器设施等等，“富贵病”的隐患也是可以相应抵制或减少的。

第六辑

姚师傅则回答：
“总统先生，世界上所有的蛋都是有黄的，中国的蛋也不例外，此蛋无黄，只是我略施小技罢了。”
摘自《“中国的蛋怎会无黄？”》

“中国的蛋怎会无黄？”

1993年2月24日，我在市劳动局抓职工考核，那天遇上培训中心举办第3期厨师培训班，特邀现已退休原苏州南园宾馆的姚乘麟师傅亲临指导。我见所有的学员都喜形于色：“姚师傅今天要教我们做无黄蛋。”促成了我了解事情的原委。

“无黄蛋”的身世

我自始至终参加了那天姚师傅的授课，故而了解到“无黄蛋”的身世。

1981年至1985年姚乘麟应邀去中国驻美大使馆工作。一次设国宴，宴请为中美人民友谊做出杰出贡献的前美国总统尼克松等一行人。席间，姚师傅为每人做了一道点心，内有一蛋，尼克松一咬，像发现新大陆似地发问：“我吃过世界上好多种蛋，蛋蛋有黄，中国的蛋怎会无黄？”他叫来中国的翻译，翻译精通的是语言，不精通蛋中奥秘，于是翻译只得从厨房拉出忙碌着的姚师傅来回答尼克松先生的问题。姚师傅则回答：“总统先生，世界上所

有的蛋都是有黄的，中国的蛋也不例外，此蛋无黄，只是我略施小技罢了。”尼克松先生一听，高兴地连连“OK，OK！”并握住姚师傅油腻兮兮的手，主动相约一起合影。

散宴道别时，尼克松见到了人群中的姚师傅，例外地折回身热情地拥抱了姚师傅：“OK，OK！”西方政治人物，一般出自政治目的的礼节才互相拥抱，现在前总统拥抱一名普通的中国厨师，显然“无黄蛋”给这位前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实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姚师傅对学员们略一点拨，大家都心领神会，等到实地操作时，所有的人均能制作“无黄蛋”。

爱不释手的布什夫人

现代烹饪技术中艺术形象的造型越来越重要，这是姚师傅对学员们特别强调的，它能美化宴席，给人赏心悦目欢乐舒畅的感觉。我在课堂上还听到姚师傅的另一个故事，他在驻美大使馆工作期间，一次为准备宴请当时的副总统布什先生。他三赴当地动物园，观看中国人民送给美国人民的国礼——一对活泼可爱的大熊猫。回来后，根据脑中的形象做出一道道熊猫船点，用来点缀每桌的筵席，每道船点内都各有8只玲珑精致造形惟妙惟肖情趣横生又姿

态各异的小熊猫偎在假山旁，戏竹而耍。宴请那天，布什带了夫人等一行人赴宴，布什夫人一下子就被神形酷似逼真动人的小熊猫逗得孩子似地欢乐，喜不自胜的她，直到整个筵席结束，始终没动这道菜。临走她要求把这道菜包回家，随同赴宴的美国客人一见也相继效法。在美国有许多的艺术大师和艺术精品，布什夫人如此喜爱这道中国船点，足见姚师傅的艺术功底不薄。

那天布什带着欢愉的神情，站起来和姚师傅握手致谢。此事第二天被华盛顿邮报作了一版半的介绍，电视台、华府新闻报、纽约市报也相继作了报道。

由此姚师傅对学员们说：“做一个好的厨师，还要有点艺术修养。”

“我是一名普通的厨师”

姚师傅从14岁开始从无锡到苏州学艺，只读了一年小学。1952年调入市政府外宾招待所（南园宾馆的前身），在实践中他刻苦学习技能，慢慢地越干越出色。以后曾接待服务过宋庆龄、彭德怀、刘少奇、陈毅等国家领导人，以及墨西哥总统、尼泊尔国王、多哥总统等外国元首。

姚师傅吃的是油腻饭，可他对工作决没有

半点油腻油滑之气。我在下午，姚师傅指导学员实地操作时见到这么一个细节：他习惯地把盛菜的器皿逐一检查一下，发现一点油污，令学员重新清洗，洗好后，他接过再检查，发现一点清洁精残留泡沫，他一定还要学员再重新洗过，并对学员语重心长地教诲：“这是一名合格厨师的第一关，不能小看了。”

姚师傅又说：“我是一名很普通的厨师，只是我对这项工作全身心地热爱罢了。”

我想姚师傅正是凭着这种“热爱”至极强烈的事业心，再加上他娴熟的技艺和机遇，使他在同行的面前就显得普通而又不普通了。

青春无悔

1995年是吴江盛泽知识青年支援边疆建设30周年。为此，吴江的电视台、报社等传媒多次作了关于这方面的报道，一时间形成了“争说知青”的热潮。在8月末盛泽的一次纪念活动中，我听见一位老知青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的青春无悔！”

“青春无悔”这句话曾被报刊作为文章标题，用以表达老知青回顾当年的心情。但是也有不同反应，认为这一代知青饱受不公正待遇，造成种种不幸后果，所以这话没有代表性。

我想，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历史事实。那末不妨让我们回顾一下，把镜头推回到30年前……

争赴大西北

1965年，党和政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江南掀起了支援新疆建设的高潮。消息在吴江盛泽传开后，全镇一下子有221名青年报名，当时18岁左右的青年人，

只要条件许可的，都满怀激情，踊跃报名，决心到边疆去干一番事业。有人甚至当场写血书，情绪高昂；有人深怕去不成，缠住了招工干部不放。钱国华、李青、董建明等人在服务行业当学徒快满师了，他们情愿放弃每月23元的工资，而到新疆去拿18元；不满16岁的谢海荣，瞒了岁数报名，就像当年“小鬼”要参加红军一样。

江南知识青年抵达新疆后，大多派在洛浦、墨玉和于田的三个农场里。吴江和江阴的知青分派在于田的新园农场，盛泽知青到了那里一看，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四周是大沙漠、绵亘不绝的盐碱地，荒凉贫瘠，植物稀疏……这就是歌里唱的“我们新疆好地方”吗？几名女知青马上哭出声来，男知青顿时默若石雕。

然而他们毕竟是60年代的青年，从3年自然灾害中挺过来的，有那么一股艰苦奋斗的精神。从此他们开始了15年之久的顽强磨练：平整土地，冲削沙包，引渠筑埂……超强度的劳动使原先挑肥拣瘦的女青年食欲大增，一顿能吞下5只饼，相等一斤面粉，男青年更不用说了。然而拼体力并不能改变什么，处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沿的土地依然广种薄收，甚至赔了种子老本。“战天斗地”的口号固然豪迈，

但敌不过漫天的风沙，现实更为严酷：生活条件差到竭尽全力也养不活自己，基本生活来源还要靠国家。他们感到了困惑和沮丧。

1966年，和田地委书记黄诚视察新园农场时，亲切地对南方知青说：我们把你们从江南请到这里，不是单纯作为劳动力使用，一定要让你们发挥作用。不过，黄书记的诺言和知青的美好愿望都没有来得及实现，一场“文革”之灾，使支边青年的日子愈来愈糟，几乎陷入了“空戴南冠学楚囚”的境地。

力求作贡献

然而支边青年活得很顽强，虽然不能“大有作为”，但他们不断摸索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力求对边疆有所贡献。

在和田地区生活一段时间后，发现当地维吾尔族同胞患大脖子病的很多。知青懂得这是缺碘造成的。戈壁大沙漠中蕴藏着丰富的盐资源，他们自己也曾下盐池捞过盐，于是设想生产加碘盐。向上级汇报得到赞赏，他们因陋就简砌炉子，安大锅，架起芦苇、杂草，熬制食用盐。经化验合格后，逐步推广，使世代饱受病魔侵害的维族同胞恢复了健康。知青也很振奋，看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新园综合厂的成立，同样给维族同胞带来

了欣喜。60年代和田地区很难买到一件款式新颖的家具及做工精致的时装，而支边青年中不乏能工巧匠，盛泽人的勤劳聪颖根植在他们心中。张国林、陈沂凤、陈珍珠、朱永兴等人先后在综合厂服装部施展起一技之长，从普通低档服装一直做到地委书记和专员出客的中山装，后来这一带维族青年的婚服非到综合厂来定做不可。杨五官、徐六官、孙兴庚等人制作的家具，把当时新疆从不谋面的苏式、捷克式家具制作技巧带到新疆。一时间综合厂门庭若市，生意兴隆。

1966年，和田地区木材紧缺，支边青年为了建房改善住宿条件，仅根据戈壁滩腹地有原始森林的传说，就派出袁炳南等几位队员去探查。他们骑着骆驼，沿克里雅河谷地深入死海——塔里木盆地数百公里，13天后终于找到了一大片胡杨林。后来的南疆油田勘探队和中英死亡之海探险队就是沿着他们踏出的道路前进的，这条路解决了和田地区急需的木材资源。

民丰县维族同胞至今记得八名盛泽青年办起的拖拉机站。1966年的民丰县，大部分人没有见过拖拉机，而这个拖拉机站的全部家当就是两台拖拉机，没有停车房，也没有修理间，更别说办公室和宿舍了。八名盛泽青年借

／河／桥／头

了几只乒乓球桌当床铺兼作办公桌，然后驻扎下来，挖泥打坯，驾着拖拉机进胡杨林伐木作梁，硬是靠双手、靠智慧、靠热情盖出“站”的雏形来。接下来就开办拖拉机手培训班，第一批学员是清一色的维族同胞，马上碰到难题：语言不通。请翻译，翻译接受不了，他们只能靠手势，慢慢摸索着教。几年后，他们不但成了培训能手，还成了维族同胞信赖的专家。一批批拖拉机手从这里毕业。各公社、乡的铁牛就此活跃在这片土地上。

迟发的报道

时间一长，当地人和支边青年就有了感情。

1967年1月6日，于田县新园农场一群知青乘一辆马车途经一条无名沟，辕马急转弯时，把一车的乘客抛在沟底。跌得鼻青脸肿的人一个个从地上爬起来，却发现二十岁的盛泽知青沈永葆躺在地上不省人事。于是送到于田县人民医院。消息传到县委，县委书记吴济民立即带着几位主要干部直奔医院，亲自主持抢救工作。

经初步诊断，病人为肝破裂。在60年代，这是外科禁区，国内仅有上海几家大医院作过手术探索。县级医院有无把握作这样的手术

吗？当时有人主张立即转送 173 公里外的和田医院。但已不可能，出血的病人再受颠簸，必死途中无疑。

此时病人已垂危。县委书记吴济民紧锁的两道剑眉突然一扬，斩钉截铁地说：“立即手术，尽我们最大努力抢救。”随后果断地在手术通知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手术准备迅速实施：

医院无血库，听到县广播站广播后，有几百名献血者在医院门口排成“长龙”。

于田县发电当时仅靠一台柴油机，功力不足，每晚 11 时就停电。这天大家都主动切断电源，以保证医院抢救所需的电力。发电厂向医院表示：手术不结束，他们不下班，确保有电供应……

手术是由全院最优秀的中年外科医生买买提肉孜阿孜担任的。他的学历虽不高，但能刻苦钻研业务，有几千例手术的经验，就是肝脏这种外科手术禁区，他也作过不少研究。这时他提出：只要配合默契，有足够的鲜血供给，手术有希望成功。当然他也清楚可能失败，可能要承担责任，但是挽救支边青年生命的高度责任心驱使着他，他只有一个念头：竭尽全力抢救！

腹腔打开后，一股血柱冲出一米多高，破

碎的肝脏比预想的严重得多。这位维族大夫镇静地缝缀起脆嫩的肝碎片，每缝一针，他的额头都渗出一颗颗汗珠。手术持续到凌晨2点，这一夜，于田县医院门内门外约有200多人守候在那里，直到抢救结束。

第二天，沈永葆醒来了。人们奔走相告，因医院严禁探望，都被拒之门外。一周后，相识的、不相识的、汉族的、维族的、年长的、年少的……都结伴来慰问。一批学校的小朋友，用零花钱买来了慰问品，一个个场面直令沈永葆激动不已。

后来沈永葆的病情变化，高烧不退。转到上海，经过八次大小手术，伤口得以痊愈。但所有参加治疗的医生都赞叹：于田县敢做这样的手术，为挽救沈永葆生命赢得了宝贵时间，真是功德无量啊！

于是，那条无名沟从此也有了个特殊的名字——“永葆沟”。

1994年，退休后的买买提老医生专程到盛泽看望沈永葆，并告诉他，1967年的一刀，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刀。遗憾的是，县委书记吴济民已不在人世了。

1995年6月8日，《和田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迟发的报道》，说的就是这件事。尽管事隔近30年，读来依然令人感动。

回首话当年

自1980年起，除九位知青身居要职，继续留任外；百余名盛泽支边青年陆续返回故乡。由于特殊的经历造成的婚姻，有些人也随迁到江阴、无锡，自然也有江阴、无锡的随迁过来的。返盛知青中，有九名知青已经作古，他们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和田这片土地。

回来后的知青，不管在哪个工作岗位上，都比别人吃得起苦，就像新疆特产哈密瓜，由于昼夜冷暖太大，酿就的果实也就更甜。吃苦耐劳，成了他们进取的资本与财富，他们很快在各自的岗位上脱颖而出，有的恢复高考后，升入高等学府深造；有的被选进机关，担任要职；有的当了部门经理；有的当了企业厂长……即使从事苦脏累活或生活境遇不理想，也毫无怨言。

尽管已回到故乡，但是大家依旧忘不了当年互相帮助分忧解难的日子：一块肥皂切成片分着用，一盒火柴论根分着用，家里来了好吃的分着尝……特殊环境培养了特殊的感情。所以在1992年12月，当闻知当年的知青戴梅珍即将进行肾脏移植时，回盛的知青几乎所有的人都慷慨解囊，共筹集到资金一万元。

他们有了雅量，能宽厚地对待所遇之事。

生活不很富裕的陈毓琳说：“我不羡慕别人，更不妒嫉别人，有了今天的一切，我已满足。”

在庆祝盛泽知青支边30周年之际，新园农场原团委书记尤阿毛，专程从江阴到盛泽来看望这些老知青。她对那个年代所做的过火举动及对不起知青的方面，一并对大家道歉。在场的老知青，几乎所有的人都劝慰她：这如何能怪罪你一人，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又何止我们在坐的，大家早就谅解了，应该向前看！

有位记者在采访沈永葆时问：“如果让你再年轻一次，你是否肯再赴新疆？”沈永葆略一思索说：“如果还是当纯劳力，我们不去！如果像现在那么开放，给我们搭个舞台，那么当然去！”沈永葆的话，说出老知青的心声，他们说：如果后辈们能从我们身上吸取成败得失的教训，作为一种尝试，我们的青春无悔！

和田地区地委书记李建中曾遗憾地说：“这30年，可分前15年动乱年代，后15年改革开放年代。正当和田需要人才时，却没有留住你们。”作为补偿，《和田报》社发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字里行间含有着特殊年月给盛泽支边青年造成的遭遇表示歉意。《和田报》开辟了《峥嵘岁月，纪念支边30周年》专栏，并由副主编亲自出马，前来盛泽采访组稿，文章将由新疆青年出版社结集出版。3月间，和

田地委书记专程来盛泽，代表和田人民看望了当年的支边青年。并在8月末盛泽纪念知青支边30周年之际，发来了“支边奉献，情系和田”的贺词。

盛泽老知青座谈会上，一群48岁上下的中年人回首当年，真是百感交集。他们有的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当年响应号召，支援新疆建设，促进民族团结，路是走对的，关键在于要为青年创造得以发挥作用的工作条件。有的自谦对边疆建设贡献微薄，但觉得当年的奉献精神还是很值得弘扬的。有的对在艰苦岁月里和边疆少数民族结下的情谊表示怀念。有的认为年轻时吃苦也有收获：锻炼了自己的性格和才能，强化了面对困难的承受力……

他们真是顽强拼搏的一代啊！艰苦的环境和不公正的待遇没有压倒他们，反而锻炼出无数能挑大梁的人才。当然历史的磨难也使他们失去很多，甚至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和无法愈合的伤痛，但他们艰苦的历程和奉献精神已成为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确有权宣称：“我们的青春无悔！”

青春无悔。一代人为一个历史时代画上了真正的句号。

“嘘云阁”人去阁空

1996年迎春之际，我走访了一些老艺术家，感触很深，同时也萌发了采写他们的欲望，第一个想写的便是93岁高龄的穆如先生。

三个月前，他因不慎跌断了腿骨，整天与轮椅为伴，原先身体状况较好的他眼见着就衰弱下来了。不过，见我们去探望，他还是很高兴的，抓出糖果一个劲地要我们吃。我举起照相机想给他拍照，他执意不让，说：“今天我精神状态不大好，改日好点了，我让容深（儿子）来叫你。”可是，就在第二天（2月2日）晚饭时分，我接到电话说：穆如先生已于十八时二十分逝世了。我赶了去对着遗体一番悲哀。昨天还让我等好了点再照相的，谁料事隔一天，竟成了永远的遗憾！他的亲友也责怪我，既然昨天带来了相机，为什么不自顾自拍下来呢。而我，当时实在是不愿违拗老人意愿啊。回家后，我拿出写了一半的文章，加上这个前缀，并将文中“迄今为止，他是吴昌硕老先生仅存的弟子”改成“最后一位离开人世的弟子”。此文提笔前与收笔时的心情已完全相

悼，几近成了一篇悼文。

徐穆如，初名观，又字洁字。祖籍江苏无锡，1904年生于上海，是蜚声海内外的大艺术家吴昌硕先生最年轻的弟子，也是最后一位离开人世的弟子。年少时他自题书斋“嘘云阁”。穆如先生属龙，老师吴昌硕先生也属龙，都是甲辰年生，师生间整整相差一个甲子。穆如先生为珍藏这份师生情谊，以腾龙命斋改名为“嘘云”，也暗喻了穆如先生一生的志向。

说起穆如先生拜师学艺，也真有一段缘分。穆如老父徐志伟先生经营绸缎庄，平生酷爱书法，一心望子能在书法上有所造诣，穆如小学毕业，其父令其在家习字。此时家境渐趋困顿，15岁的穆如决心矢志于书坛，用以报答家父的培育之心。因此，他不嫌清冷寂寞的书法技艺，埋头苦练，进步很快。一次，其父吩咐他为一亲友写几个字。写好后，为父的正展纸品味，恰巧被弄堂口的一位反背着双手在散步的长者看到，即问：“何人所作？”当得知是年少的穆如所写时，老人不禁对眼前这位少年产生了好感，于是自荐道：“你做我的学生吧，我来教你，但无须什么形式，只要每天写好了字拿过来给我看看就是了。”其实，当时穆如先生一家并不知晓这位长者就是书坛界人人敬仰的吴昌硕前辈，其家与他家原是咫尺相

近的邻居，仅相隔五家门面，先前两家并无往来，此后这才密切起来。当时沪上欲拜吴昌硕先生为师的，真是不计其数，唯徐穆如最有幸“坐享其成”，继而成为先于沙孟海、王个簃、诸乐三等人的吴门嫡传弟子。

从此，徐穆如天天去吴昌硕老先生家，呈交作业、虚心聆听教诲。从执笔、选择字帖，到如何发挥自己特长，吴昌硕老先生无不一一指点。当时沪上书坛较为活跃，在汕头路，有个“上海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会长就是德高望重的吴昌硕老先生。吴老先生不仅在家指导穆如，还常带他去“题襟馆”。这里每晚聚集着不少自发而来的书画爱好者，或谈古论今，或挥毫泼墨，切磋技艺。馆内四壁挂满了会员们的作品，供作观摩。徐穆如在此结识了不少书画界的朋友，并得到了他们的帮助，收获不小。

名师出高徒，徐穆如勤奋好学，又极颖悟。18岁时，一幅独步古今的篆书“百寿图”发表在日本出版的《中日美术》杂志三周年紀念号上，引起了中国书坛众多行家的注目。此后，他不断地有作品散见于国内一些杂志刊物上。

穆如21岁时，吴昌硕老先生认为他的书法艺术日趋成熟，已形成了其个人的风格特

色。从不轻易给人写润例的吴昌硕老先生，欣然提笔为“嘘云阁”润例写下开首语：“穆如徐君，英姿伟发，年少好古，凡秦汉六朝之书，靡不悉心临摹，纵横隽逸。比来篆隶专学顽白，尤得遒劲之趣，名重鸡林，于斯可见。行楷亦古茂有致。为订其例，将以期其成也，同好幸毋交臂失之。”其时，昌硕老人已是81岁。

这以后，徐穆如先生在书坛之林更为活跃起来，“嘘云阁”内不断有佳作力作传出。穆如先生在金文、石鼓、秦篆、汉篆等方面都下过苦功。他书写的铁线篆或玉箸篆，雍容圆润，静穆古雅，很有自己的特色，应世之作也以这些篆书为主。在一些游览胜地，如：河南的“黄河碑林”、苏州天平山、吴江同里的“退思园”等等，到处都有他的墨宝手迹，除了书法上的造诣，他的篆刻技艺也得益于吴昌硕老先生的指点。

此外，徐穆如先生年轻时，还曾从师于同乡清宫名画家吴观岱大师学习绘画。他21岁时就已是中国画会会员，成为比张大千等名家更早入会的年轻会员之一。吴观岱先生的画德画风对徐穆如一生影响极大，追求自娱自乐，淡泊明志，成为他的处世之道。“嘘云阁”至今悬挂着一幅《双骏图》，所用的宣纸是价格

十分昂贵又十分不易求得的宫廷宣纸，当时穆如先生只要了约整卷的四分之一，其余的全由张大千先生买下了。这幅画建国后曾荣获第二届美展一等奖，后又选送参加了欧洲各国的文化艺术交流展出。期间，有不少有识之士通过有关部门，欲与穆如先生取得联系，有的甚至愿以高价购买，但都被穆如先生拒绝了。文革中，穆如先生的大部分书画作品都遭厄运，此画虽幸免于难，但也损伤严重，后经专家精心修复，才基本恢复原样。

书法与绘画，真可谓是穆如先生艺术生涯中的一对“犄角”，各有千秋。1987年，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的弟弟，携书法代表团来苏州访问，还专程慕名前往吴江拜访了徐穆如先生，日本东京电视台对此还作了插映。

穆如先生除了书画特长外，还擅长于摄影和中医术。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正风文学院，解放后却一直从事中医研究，1971年从上海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退休。

穆如先生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苏州市文联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苏州市园林局文化艺术顾问；吴江市文联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和吴江市书画院名誉院长。近年来，为促进国际友好交往，穆如先生将自己珍藏着的已为数不多的几件艺术精品，无偿地捐献国家，为改革

开放的新吴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可是，就在拙文收笔之时，穆如先生却再不能作出任何反应了。真希望他还能再提点什么，就像不愿让我照一张有点憔悴样子的照片亦然。“嘘云阁”人去阁空了，虽也是自然规律，但我的心中总不免有些悲凉，心中还生存着无数个“如果”，如果三个月前，穆如先生不摔这一跤；如果这一跤摔得不太重，不用开刀，如果……。

水乡睡莲——同里

古镇同里位于苏州之南，吴江松陵镇东。全镇区 2 平方公里，四周约 60 平方公里的绿洲，为同里湖、庞山湖、叶泽湖、南星湖、九里湖碧波环抱。鸟瞰全镇，宛如一朵浮于水面而盛开的睡莲。从前因河网纵横，访客望水兴叹，而今通幽有径，游人络绎不绝，同里因而名列江南旅游胜地。说来江南古镇不少，有的早为岁月风雨磨失了光彩，有的已向新兴城市看齐，而同里在发展中注意保护传统风貌，使这朵水乡睡莲更加光彩夺目。

桥影、橹声、街景

走进同里镇，第一印象是水多桥多。十多条河将古镇割成 15 个圩岛，建造于宋明清三朝、风格迥异的石桥，又将这些圩岛连成一片。人不沾水，照样可在全镇自由行走。河不宽，沿着河岸蜿蜒伸展，可绕遍全镇；桥不大，有 49 座，入水乡如履平地……

值得一说是建于宋代的思本桥，结构奇特：它的桥洞是圆的，被水正好隔成两半。这是南

宋诗人叶茵为家乡建造的。建于元代的富观桥石色不一，有武康石、青田石、花岗石等，留下了历代修缮的痕迹。桥洞上有方石，刻“鲤鱼跳龙门”石雕，工艺精致。还有明代的东溪桥，西侧桥联有“一泓月色含规影，两岸书声接榜歌”句，刻下了当年同里的读书风尚。而最为著名的三桥，即建于清代的太平桥、吉利桥、长庆桥，则将自然形成的环形街道，串成了一个三角整体，其景，其味，其趣，成为同里古镇一绝。每逢婚嫁喜庆之事，同里人总喜欢讨口彩，在鼓乐或鞭炮声中，绕行三桥，口中长长一声：“太平——吉利——长庆”引得沿街居民出户观望，热情纷纷，贺喜祝福。

由于同里为湖泊环抱，出入由水路，在历史上较少受到兵火破坏，因此官宦乡绅，文人雅士于此定居甚多。商贾凭借水路交通，出可经商，进可安居，故也在此建宅造园。据镇志记载，南宋末年建造宅园 38 处；寺、观、祠、宇共 47 座，具有一定规模的深宅大院不下百处，现存的风火墙、石库门到处可见……镇内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时期的砖木结构，层楼叠榭，鳞次栉比，几经风雨凄凄，虽有破败，但经修缮基本保持原状不变。漫游全镇，古趣盎然。

同里素为鱼米之乡，它的美食也是有名的。不说早先的“船点”名闻遐迩，就拿小吃来讲也

不可胜数：如麦芽塌饼、猪油年糕、蜜糕、大肉馒头、酒酿饼、油酥饼、豆腐花、小馄饨、肉饺及栗酥、果酥……其中特别有名的是闵家湾“本堂斋”的闵饼——色泽黛青，光亮细洁，入口油而不腻，掺入当地野生白苕嫩叶汁，清香滑润，含丰富的胡萝卜素、维生素、蛋白质等。据说曾进贡京城。此外，同里的水产资源很丰富，饭店里几乎全日供应各种新鲜鱼、虾、蟹之类，可使爱腥的老饕大饱口福。另外在夏秋之交，常可见到沪苏一带游人借游“退思园”之机，来买同里土产“北荡鸡头米”。每在此时，总见得一些老人、妇女坐在街旁，边剪鸡头，边聊天，这似乎成了同里古镇一道特殊的风景。

一方水土一方人

同里不仅物产丰饶，而且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人才辈出。南宋淳祐四年至清末，同里先后出过状元、进士 40 多人，文武举人多达百余。古代名人有：南宋诗人叶茵，元代进士翰林承旨徐纯夫，明代园艺家《园冶》作者计成、书画家王宠，清道光进士军机大臣沈桂芬、著名文人朱鹤龄、戴笠、画家刘德六、陆恢……

辛亥革命时期，有南社主要发起人之一陈去病。他长于陈家大院。1898 年与金松岑在故乡创办雪耻学会，宣传维新爱国思想。30 多

岁自日本归国，即以文字鼓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杰出的宣传家，辛亥革命后，又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反对军阀的斗争，同时他又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和诗人。还有著名学者、诗人、教育家金松岑，他出生于同里的一个书香世家，自幼思想敏捷，才情奔放，1902年在家乡兴办同川小学，由他亲任校长，开设国语、英文、数理化以及各门自然学科，誉满江南，成为全国教育的先行者。金松岑因与章太炎同倡国学振兴，有国学大师之称，他志行高洁，终生不仕。1912年，在同川学校建校十周年之际，蔡元培、章太炎分别撰文，篆额，高度评价金松岑先生爱国救国，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的热情和成就。半个多世纪以来，同川学校涌现了不少杰出人才：如爱国诗人柳亚子、社会学家费孝通、文学大家范烟桥、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的王绍鏊……

除了上述人物以外，同里小镇还造就了不少人才，如《文汇报》创始人严宝礼，爱国教授费巩，我国第一位翻译列宁著作专家金国宝等。虽然，同里镇的地理区域在祖国版图上极小，小得令人难以找见，然而，由于同里一代代的志士仁人的努力，这方美丽的水土终于名扬四方。

名胜古迹的风采

如果说同里以小桥流水著称的话，那么“退

思园”则是古镇一绝了。

退思园是同里保存得最好的园林，占地10.8亩，俗称任家花园，原是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凤颖六泗兵备道任兰生退職回到故里，花十万两银子建造的。园名取“退思补过”之意，大概他“补过”补得至深至透，后又被再度召出，从此一去不返，留下了这座美丽的园子。

退思园的建筑风格体现了其主人避世隐逸之意。其建筑构造是外简内深，横向布局，小巧精致，利于隐蔽。园中以贴水建筑见长，集中江南园林的亭、台、楼、阁、轩、曲桥、回廊、假山、水池等特色，融进了春夏秋冬琴棋诗画之美景。园中一进进的厅堂内，挂满了历代名人的书画题词。1984年，夏衍、于伶、陈白尘、柯灵等一批名人大家在此游后，感慨不已，联合题下“由退思进，因忙得闲”的佳句。如今，这幅题词悬于“岁寒居”堂内。

目前修复开放的崇本堂，以其精湛的雕梁画栋建筑艺术而著称。其中第一进屋的14扇窗门，雕有全套“西厢记”。其南有柳亚子先生住过的“嘉荫堂”，至今仍保持着民国初年的建筑风格，已于去年修复开放，第二期工程也于今年六月竣工。去年还修复了“明清一条街”，恢复了原有风貌，还将经营传统风味食品。其二期工程也将于今年十月竣工。但尚有二十处风

景点有待整修,多为明清时期的堂、祠,由于年久失修,或经“文革”破坏,仅存整体格局依稀可辨。当地政府正尽全力组织人力物资加以抢救,规划先修复十大景点:罗星洲、耕乐堂、陈去病故居、世德堂、丁字河、陈家牌楼、御史府、白云庵、陈翠娥田阁楼和九松亭。

其中,罗星洲——被誉为“蓬莱小仙境”的同里湖口一小岛,始建于元代,扩建于清代,以“烟雨景观”见胜。周围石堤环绕,四面芦苇摇曳,景色旖旎,是水中绿洲,洲上筑有旱船、曲廊、方亭、荷花池、斗姆阁、文昌阁、关帝庙、观音庙等景观。惜于1938年被日寇烧毁,仅剩部分驳岸屋基,成了无人问津的荒岛。目前正在动工修复。

耕乐堂是一座宅第园林,前宅后园。始建于明,部分为后清所建。园中有荷花池、鸳鸯厅、燕翼楼、环秀阁、桂花厅……层次丰富,引人入胜。现已动工修建。

另有当地人津津乐道的“陈氏旧宅”,其中的陈家牌楼、御史府、白云庵、田阁楼和九松亭也正在修复中。“陈氏旧宅”传说就是戏曲、评弹《珍珠塔》中御史陈王道的宅院。陈王道字孟甫,1525年生于同里世家,万历四年(1576年)病逝。曾任南京道监察御史。此地至今留存着纪念陈王道生前业绩的“陈家牌楼”。据明代陈

家妆奁簿记载：陈王道嫁女时，确以“珍珠塔”陪嫁，至于珍珠塔是否被陈小姐当“干点心”赠于方卿，那就无从查考了。由于戏曲《珍珠塔》流传甚广，吸引了很多游客来此寻访，“陈氏旧宅”，也就成了同里镇的一处名胜。

愿“睡莲”更美更艳

同里古镇以其独特的风姿，1981年被列为国家级太湖风景十三景区之一；1982年被列为唯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12月又被列为江苏省首批历史文化名镇。

以前，同里人对古镇的发展方向有过多种考虑：外面的世界太精彩，许多乡镇都有日新月异的变化，同里怎么办？——水陆交通的束缚，古镇建筑不能拆迁改建，街道的狭窄等问题，好像捆住了同里人发展的手脚，同里人如何面向未来？……从天南海北到同里来的游客的反响中，同里人受到了“围城”式的启示：小镇向往都市，都市羡慕小镇。但一旦放弃了本身的特点，双方都失去了重要的价值！于是他们从中悟出了千年古镇的分量，明白了保护同里历史文化遗产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于是，聪明的同里人一方面着力发展周边环境的现代化建设，开发小镇工农业包括水产副业项目；另一方面则在镇内开展保护和修建

名胜古迹,重新开掘疏通被填埋了的河道,开发旅游商业包括娱乐服务方面,以旅游经济为龙头,带动其他各项经济发展,恢复同里水乡古色古香的古镇风貌。1983年以来,同里已成为一处很有独特的影视文化基地,国内外影视界在此开拍了50多部影片、电视剧,其中有上海电视台摄制的《红楼梦》,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红粉》;台湾飞腾影业公司的《戏说乾隆》,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一代豪商胡雪岩》等等。

同里人不甘落后,在那温文尔雅的性格中,还有着百折不挠的进取心,尽管他们已经拥有了一个灿烂文化的昨天,相信他们还将拥有一个更加辉煌的明天,而今天的他们却正在努力去实现……同里,这朵“睡莲”必将花繁叶茂,我们期待着她开得更美、更艳。

后 记

我对文学的兴趣起源于中学时代。那时我沉醉于语文老师读课文时那种抑扬顿挫千回百转的抒情语调，那时最开心的事是老师用同样的语调在班中读我的“范文”。不谙世事的我，一心一意地做起了当作家的梦。渴求知识的年月里，恰逢十年内乱，许多好书成了禁书，要借也借不到，如见同学中偷偷藏着书，我会千方百计地借。

高中毕业后，那个年月失去了再学习的机会，求知的欲望被痛苦地折磨着……随着大潮，我插队农村，劳动很卖力。几年后，大队里编排一张简报由我负责、编排文艺节目让我协助，我以全部精力投入下去，那段时间我看到了自己的劳动成果，特别是我编的二段相声，一个队一个队地演，赢得了纯朴的村民一阵阵笑声，这给了我努力学下去的信心。恢复高考时，不知好心人怎样审视我，力劝我考理科，我遂报考了理科，后录取洛社师范理科班。经过多年折腾后，我进入机关工作，学的理科荒废了，接触的更多的是文章，黑字变铅字再次对我充满诱惑，心中奇痒，也想写文章，虽然懂得学生时代那个作家梦遥远无比，做梦

的时期也已经过去，但还是崇尚写写自己的东西。

欣逢思想解放文艺繁荣的盛世。1989年我被朋友拉进了松陵垂虹文学社，进去的第三天，我的处女作散文诗《根》在苏州日报上发表，虽然只有几句，但初试牛刀的成功，兴奋之情难以形容，这一夜我差点失眠。同年我的新作《路》在苏州市级得了奖，尽管当时听到不少赞美之词，但此时的心情已经趋于平静。后来陆陆续续发了些，我再也不以一篇的发表而窃喜，亦不因一篇的退稿而忧虑，文学道路永无止境，发得出发不出，都极平常；一旦发出了，这是对上一次劳动成果的告慰，发不出也有众多的原因所致。我从那一年起，力争在省市级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一点作品，数量不算多，但每次采用，都是对我一个很大的鼓励。

我给本书最后定名为《河桥头》，因为我觉得自己走上文学道路，就像个口渴了下河桥的取水者，现在陆地上有的是自来水，取水也不必一定要下河桥，但我以为自己选定的这个河桥取出来的水特别的甘甜，水乡到处都是水，也就得拥有各种各样的取水者，下河桥取水很艰难，但我还是乐此不疲。

我很感激对我文学创作中给予很多帮助的

领导、老师、朋友以及我的家人，使我得以有今日汇编成册的机会。因本人水平有限，时间仓促，作品难免有粗糙浅薄之处。望读者给予指教。

1997.7.12

沧浪丛书
河桥头
徐宏慧 著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政编码 110011)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1997年6月第1版
印张:7.125 1997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140千字 印数:1-1100册

责任编辑:潘晓翊
封面设计:郁生宏

责任校对:霍明相
版式设计:姚德军

ISBN 7-5441-0927-5/I·237 定价(套):55.00元